



76
4064
25



大事編年

英宗紀

柳應燬疏討者輝恒良鏡儉虎龍

乙巳元年正月初二日前都事柳應燬疏曰前冬先王批旨以患候有妨欲使代理固當平說道理務歸至當而群小闖起乘機逞凶錫恒首以傳禪熒惑人情世良陰移天位末後一事之說與建儲事而顯然縛束我殿下日夜經營謀危我殿下於是一鏡挺身而出直以冀顯篡弒等語爛漫為說喋血懷刃之誣奚待教文此不獨謀危殿下並與慈聖而誣之者已灼然矣不過一旬尚儉之事出而慈



聖諺教從中沮過力請尚儉之直斬而逆婢之並令自斃
表裡相應之跡尤益難掩白望招辭以一鏡締結行貨謀
危而殿之說現告而一鏡暫時待命旋即請對以獄囚之
語犯兩宮者更勿舉論定奪自治其獄竄逃言者天下寧
有是耶其疏中懷刃夜半有若魯之鍾巫誣殿下也食中
行毒有若漢之冀顯誣慈聖也乘喪矯旨有若秦之斯高
擬殿下於秦亥也三手凶言籠罩殿下與慈聖此可忍也
前後文字三用冀顯而猶恐不顯又曰內圖霍顯之行杯
結之以內屋戚聯所謂行杯即霍顯之謀令太后置酒廢
天子事也其指意奚但章蔡之誣宣仁蓋其暴戾之性視

先王若無故不敬不道之語或曰殿下含糊於是非之分
隱忍於忠逆之下或曰雷厲風飛之譟令縮而不舒左右
文章淑慝莫卜公卿例讓批旨輒斬或曰宰執之簡銀臺
之奏只以勿煩知道為批尚何望措手於國事或曰怒有
為怒今殿下怒之也不言某事之當怒罪有為罪今殿下
罪之也不說某端之可罪只以無狀責之乃以自悔歸之
於一時之火吾君果有病乎若此不已於國事何云口迫
脅操劫譏笑侮弄一則怨誣肅廟一則欺誣先王一則謀
危殿下一則謀危慈聖有一於此難免極律况身兼四罪
集群逆為首惡而陰凶情節尚未究覈亟降明旨勘以極

律辛丑疏同叅諸人凶言主意可以究問矣冒嫌出見待以麟坪之語先試在邸忙忙急急全不成模樣之說追議定弭傳禪之語陰秘之說震撓一世驚惑衆心卽此一端逆情可知而不問者輝恒良故有鏡儉虎龍治鏡儉虎龍不嚴故附麗之徒猶復躑躅臣實未曉聖意之所在也

一鏡收孥六賊削黜

三日傳曰陳䟽人柳應煨權著紗帽入侍命讀其疏以換說獄案削其職仍下教曰一鏡於國事何等說尤極凶悖惇凶之心得成則謂之際遇不合於心則如此陳䟽陰凶情節不可仍置收孥一節依虎龍例舉行辛丑疏聯名六

人朴秀夢李明誼李真儒鄭楷尹聖時徐宗履並削黜

備忘記蕩平收用

傳曰朋黨之弊未有甚於近日初以斯文起鬧今則一邊之人盡驅逆黨刻而又刻誅而復竄其中豈無抱冤之人乎噫一婦呼冤五月飛霜而况一趨廷臣盡迸於諸道者乎如此而傾軋之言烏可已乎予所痛恨者而黑白不下渾斥之於罔測之科我朝本以編小用人之道亦不廣矣至於近日其所用罔非黨目中人如此豈合天道之公服一世之人心哉昔年共仕於朝端胡乃今日不如徃前耶若此不已束帶立於朝者幾人耶半國沉滯以堂二千乘

之國用人何如是隘乎予先言世道之病彼攻此擊公言
枳塞目之朋黨玉石不卞彼我其將擇乎不擇乎混舉忠
直并驅惡逆之科非彼之創是我之言也如此而朝著何
時乎正公議何時乎聞噫君臣猶父子父有衆子共相猜
疑抑彼取此則其心安乎其所深痛者公卿庶僚皆以世
祿之臣罔念報效之道不思睦婣之義一廷之中攻擊為
事一室之內戈干相尋如此而國將奚似今當歲籥已改
新元復回天地生物之時也不無革舊礪新之道亦豈無
與物俱春之意乎其令金吾被謫人叅以輕重與大臣登
對放釋亦令銓曹蕩平收用咸使舉國知天人一理之道

今予此言上以為宗社下以鎮朝衆若先生疑惑乘機投
䟽傾軋之事則禁錮終身以示不與同中國之意咨爾群
工遵聖人使枉者直之義效曾點浴沂之心去其黨習務
歸公平奚但為國為天抑亦不墜其祖之風豈不美哉位
在鼎席體蕭何薦曹之心職當銓衡學伊尹撻市之義欽
哉予言保我邦家晝講時被謫人無論新舊一體別筆書
入

李聖肇䟽討李匡德

司直李聖肇䟽略先朝淵默之度有欠御下之威莫有敬
畏惟事迫脅如壬寅冬北奏時賊鏡以未允合啓之前此

腕可斷決不做奏文等說肆然面弄公卿三司無不相效
慢上風習至聖朝而猶不悛改尹會語犯先后李匡德敢
以因山迫近姑為羈縻王乎霸乎等說橫說豎說無所顧
忌而或施薄罰或批嘉獎人窺淺深門生天子援立擁立
等語左右雜進無所不至質神明之教貫日忠之獎不少
斟酌一言喪邦竊為惜之賊鏡凶言布諸八域而聖被誣
凡幾年矣特撰教文播告中外可破罔極之誣庶洩神人
之憤荅曰陳戎愛君深庸嘉尚一鏡事已有處分獎大臣
以忠直謂過矣則爾以何如人為忠耶亦未曉也

禁府啓

禁府一鏡子昌海年二十一寧海年十八并皆年滿發遣
府都事仗法處絞子元興年十喜雄俱年未滿緣坐為奴
之意敢啓傳曰昌海寧海特為減死為奴刑曹一鏡妻龍
愛女承淑尚州為婢妾墨行女楊淑果淑昆淑喜淑今年
生等段河東為婢啓

許錫䟽討恭耆鳳輝

前典籍許錫䟽曰耆輝誣逼之罪尚儉減口之狀前後凶
謀俱不得售虎龍上寢出於冊封先來翌日誣蠱聖躬而
無一言為卞之乃以事關東宮勿入推案等語圖圖陳達
佯若為殿下而實處殿下於疑晦難明之地伊日按獄之

臣蔑君護賊之罪不可不正明彥不以大寶為悅之語益
寬容翼命絕恃無倫之說已極萬口痛惋而名為大臣者
乃以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說肆然陳達於筵席即唐朝
宦者楊復恭等擁立昭宗時事也此是何等主何等時而
渠敢擬議於今日李世寂為逆鏡訟下一則曰扶天擎日
一則曰一腔丹血至此法正法正事見綱目孫夫人寢引
生肘腋法正輔翼公丑云
古證今語意陰慝此等逆黨猶未洞察事關聖躬不欲深
治歟群凶脅持未免撓奪歟非先王本意五字在儒生則
罪之在廊廟則置之鄭錫三敢以一鏡辛丑疏乃討逆疏
之說陳達而不之罪柳應煨論列無非忠憤而反以罪之

近日處分未免失中又請六賊加律 答曰一疏盡陷廷
臣予實病之

禁府別單

初七日禁府別單鄭澔申鉅黃璿李楨翊尹廷舟趙正萬
趙尚綱李輝天李宜顯魚有龍李重協朴致遠張鵬翼金
樺姜頊朴恭俊趙榮福李義宗金有慶申思哲李喬岳權
吳朴師益李命熙姜啓傳尹鳳儀尹得仁李顯祿李徵龜
尹憲柱并放送鄭亨益李挺周李悟量移金壽天孫一業
柳慶裕朴厚應斌等洪錫輔出陸洪彥度依前判付定配
外凡死於謫所者一體放送

方萬規疏

八日造紙別提方萬規疏畧臣惟夫今日議論只為殿下受誣而不知東朝受誣有甚於殿下柳應煨提起而不能一亡下破臣請畧陳之一鏡之引用霍顯梁冀閻顯等事至再至三斥言不已皆交通太后毒弑嗣君者也是則渠輩所謂小惡也隱然以慈聖有所與知於其間者然內屋戚聯未知何處何人又曰一札更圖於重宸遲速潛探於世相所謂重宸亦指何處御札是豈圖求而可得者耶潛探期日圖獲一札將欲何為是則又渠輩所謂平地手也隱然以慈聖亦有與知於其間者然古今天下寧有是也

一鏡倡首諸賊影從必實鏡言金姓宮人之啓又發矣大行朝元無本無等教朕如日星渠輩豈不知其實無哉許多機關箴在其中潛釀罔測之禍欲售不道之心群邪迭出經歲闒聒末乃粧出尹恕教者投進一疏至曰此賊在先朝供奉已久以殿下亦愛之孝有所不忍而然耶且如趙賊寂承恩寵先王寵愛猶加顯戮云指意叵測外喻陰慝蓋如許惡逆之名藉口誣逼於不敢言之地下至舉宮之內無不驅入於疑似黯黯之中一鏡前後之言顛撲不破二聖罔極之誣終歸難言之地設計造意窮凶極惡豈可使此輩偃息於覆載之間哉彼金吾壽賢輩賊鏡之島

配也擇配善地拿鞠命下緩。捉來鞠問之日終不窮核幸其經戮孥戮之典亦不忍施其一心護賊蔑視君父如此尚冒居於按法之地明陵誌文改撰事尤有所痛迫者刻之琬琰藏之金滕玄宮一步之地永作萬世之歲此何等慎重之地而敢作為發掘之計此已天討之所不容而為大臣者略無驚痛討罪之意姑為周遮彌縫之計向非先靈默佑則陵寢之禍急若燃眉凡為明陵臣子者莫不欲食其肉伏想我大行大妃暨我殿下當作何如懷也不可不首正其罪以洩神人之憤焉傳曰大意雖好而冀顯二字何敢提論其本事以駭四方之聽聞此疏還給削去

仕版

萬規宣川人倩疏於進士李廷樸草一本以塞之萬規謂武人趙克亮曰吾方欲上疏目眩不知其中之可用聞君習於尹鳳朝而當世言議皆就正於尹公能為通之否克亮袖往以其言告之鳳朝見之曰遺士之人能有此心亦自不易然官卑之人出位言事則必有新耳目而動人心斯可矣如此悠泛奚有於言沈思少焉乃挾書一段於其中曰是可言乎初金宮人之啓尹恕教指意陰函外言藉。輿情疑憤已久鳳朝所添者此也

方萬規處分

大諫趙景命司諫尹會校理尹善長疏討方萬規還給叅
贊姜覲疏請討方萬規誣慈聖之罪荅曰方萬規疏語雖
極驚痛其引用之人亦不究治則先治其敢辭不諱者輕
重何如况此等之言一猶不忍聞且成案而按治乎領相
李光佐上疏請竄方萬規荅曰今觀卿疏實出為國之誠
可不依施焉方萬規極邊遠竄富寧

李師尚削黜

殿講入侍時上曰李師尚疏中孝子慈孫等語何如承旨
鄭錫三曰似指向來人也李真洙於朝終時以一邊人收
用之意仰達故師尚如是陳疏矣上曰一鏡事非一朝一

夕之故予非文字間罪人而師尚疏語極駭悖矣文字何
限而必以莽卓等語引用於哀冊已改付標矣又疏中乃
以昏朝凶黨比論事涉無嚴其為後計則得矣云者是豈
可言之事不可置之前工曹叅判李師尚削黜

安世甲疏

十一日直講安世甲疏畧叅鏡疏六賊之鞫問不容少緩
護鏡賊諸凶之竄逐其可已乎真儒與賊鏡同一心腸其
笏真儉陳疏訟卞以辛丑疏謂綱常所係名義所關與鏡
疏凶言同一圈套益寬逆鏡之從笏揚口自如柳綏逆鏡
之至親跳踉猶前明彥逆鏡心腸鳳輝姒侄辛丑在灣尹

時冊封先來故為挽止不得趁速馳來其心所在有不可測命奎普昱不文無識使嘍軍卒效忠三凶鏡尚明房罪浮三凶匡輔真儒至親逆鏡瓜牙戍人禍國揚臂擔當並命竄殛白望招辭公然不書都事黃有牧據例為言始乃書之不得已胥命趙景命至煩啓稟必使冒出有牧則因事擊去白望則撲殺滅口景命與賊鏡和應之罪不可不明正恭億蔑義敗倫殘滅骨肉婦孺輿僮莫不劫菴臣西土賤品職在冗散忠悃不後於人仰讀共公之誦 傳曰雖一日百至決不賜荅還給

不言三司罷職

備忘記一鏡不道之說可勝言哉三司之臣默無一言違牌相續有若觀望何敢乃已前後不言三司一併罷職李明彥金維李廷秀洪重徵李普昱申震趙尚慶尹就履柳儼李日躋趙文命尹游權益寬趙最壽尹會宋宅相尹晉吳遂元尹彙貞韓師得俞彥通李玄輔尹淳尹行教李匡輔趙趾彬呂善長姜樸南一明成德潤李匡德尹光益現告

儒疏批復官復享事

荅進士俞彥鑑疏先朝處分既載刊冊大行繼述之意溢於批旨今者承兩聖盛意之道從其一時過激之臺言可

乎斯文是非固在儒林朝廷爵秩有何所闕推上於朝予實慨然復官等事令該曹卽速舉行

引見時承旨尹鳳朝啓曰儒疏批旨中等事二字復享事當入其中而猶不明白道峯復享亦當一體舉行乎上曰然矣旣曰復官等事則該曹自當稟處矣鳳朝曰復官自吏曹舉行復享自禮曹舉行矣上曰出舉條分付兩曹又啓曰昨金在魯兄弟放送孰不欽仰又有三十餘人放送之命誠曠蕩之盛德而此外在謫人亦多親老者一體疏放何如上曰別單書入又啓斯文事陳疏被謫人亦當一體疏放敢稟上曰斯文事旣處分之後元無可論竄謫者

放送停舉者解罰

特除

傳曰承旨金相王朴聖輅除授銓曹多舉行事叅議趙遠命一向違牌禮曹擇時使卽官晉行曾所未聞禮判李真儉并罷職許玠禮叅金興慶大憲俞命弘大諫尹鳳朝吏議除授并牌招前判書黃一夏叙用

別單

大諫俞命弘吏議尹鳳朝請對入侍時被謫蒙放人別單書入閔鎮遠金在魯金取魯金希魯金祖澤黃璿李楨翊鄭亨益趙正萬李輝天李宜顯魚有龍朴致遠李重協金

有慶鄭誥申思詰金禔申鉉朴恭俊趙榮福張鵬翼尹憲
柱兵重周叙用李喬岳李義宗朴思益李命熙尹鳳儀姜
啓溥尹得仁李顯祿給諫疏儒申球安允中郭鎮緯羅迂
一尹倪鄭萬元洪禹著放送 傳曰宋相琦任墮李喜朝
申哲并復官

一鏡疏下六賊遠竄

大諫俞命弘又所啓鏡賊疏下六人拿鞫嚴問上曰削黜
太輕并遠竄又啓尹恕教情節嚴加窮覈上曰有心無心
之間關係重大盤問之際不忍聞之說必多有之不可為
矣又啓斯文事備局回啓諸臣姑先削黜上曰令喉院書

入又啓李森絕島圍置上曰森不易得之武夫以一時之
私直用荐棘之典似過矣命弘曰一鏡聲討黜配後乃以
親信將校潛自贖問不可置之上曰如此事盡罪之朝廷
無完人豈無條垢蕩瑕之道不允

禁府朴務夢

茂長

李真儒

羅州

李明誼

清道

鄭楷

永川

尹聖時

密陽

徐

宗履

安陰

遠竄啓

西司合啓金昌集事李願命事府啓蔡應福事院啓權愔
事柳星樞事申鉉事并停啓

吏議獨啟

十二日政承旨黃一夏柳鳳徵尹惠教洪重禹李聖肇戶

議金有慶同經李緯兵叅李箕翊同春秋申鉉禮判閔鎮
遠知春秋李宜顯同經閔鎮遠司諫李鳳翼正言朴師聖
金相奭持平柳復明李倚天掌令金墀李彙晉副學李緯
修撰洪鉉輔校理徐宗燮左尹金在魯兵議洪好人判決
事金取魯執義金樸獻納鄭宅河執義魚有龍校理李箕
鎮僕提洪萬朝 承旨拔聖柳重茂李萬選南就明尹淳
李真望徐命遇柳綏李鳳年柳述沈浚朴挺

兩司合啓討鳳輝光佐恭億

十三日兩司合啓左議政柳鳳輝以邦家至重之事謂之
國體太輕以宗社莫大之慶謂之忙急草率禁中定策授

受光明而至曰使令催督儲位已達八域爰戴而獨自憂
遑驚惑末又以人心疑惑久而靡定等語公肆惡言罔有
紀極名號既定輒懷異志恐動天聽謀危國本向在先朝
至被遠竄則其罪固自如也尚今偃息覆載之間污穢具
瞻之地頃日懲討方嚴章疏齊發視若尋常突入登對究
厥情狀尤極叵測請削黜領議政李光佐兇詭陰譎包藏
禍心顛擅簸弄肆行腦臆逆鏡撰文衆口譁然寂默不言
乃反崇獎超升八座通擬本兵建登前席求說不得至曰
凡事久則因循為君父討賊謂之因循者此非面慢之甚
乎且丙申以後自畫於 肅廟朝違豫之日無意造班大

喪之時又不趨哭仙馭寢遠揚冒出未知心事何地見
白明陵改誌之請幽宮罔極之變而少無驚動之色顯有
彌縫之意斯文是非聖訓炳若而敢以非先王本意一
筆句斷若有一分顧藉安敢乃爾請罷職右議政趙恭億
浮悖之性側媚之態滅絕倫常籠絡群奸逆鏡教文為主
文者者作尋常聖上始燭其逆節遄降哀痛惻怛之教
則身居三事稱病偃卧默無一言畢竟處分轉至嚴正則
欲為自拔之計遂發有嫌之說去年賊鏡之僨行也送餞
西垆杯酒講歡詩句寓意情志交孚有嫌者如是乎噫國
老門生唐朝奄宦擁立昏辟之事而敢擬於今日脅迫誣

鱣罔有紀極前後人言聲罪狼藉乍出乍入手脚忙亂或
對或劄語意悖慢縱恣無憚尤極可痛請罷職云云

府啓一鏡撰文上章時三司削黜一鏡獎用銓官削黜
院啓李師尚逆鏡血黨恣行腦臆戕害善類國人共憤而
敢以肅廟諸臣比論昏朝凶黨日後計得云者尤極叵
測不可削黜而懲其罪請島置李明彥敢以援立擁立等
語脊持君父使不得措手凶悖之徒不可一日處於輦轂
之下請島置

傳曰兩司引見入侍時上曰左相事大行朝處分雖有
之而其後亦有陳疏之事予意前後何異哉到今始許則

不無歲怒之意亟停勿煩領相事予昧於知人則已然而
其人實非凶家禍國之人逆鏡陞資事今日藉口之資而
以他事觀之可知其不然矣誌文事臺言至今痛心而大
臣則依先朝事而為之有何可罪乎亟停勿煩右相事教
文身為主文不能致察為罪而自己不閱之事何可罪之
定策門生等語筵說也此言猶可記之而今以此為罪過
矣亟停勿煩大抵三大臣事臺啓之意予豈不知向來鋒
刃之慘何可忍言固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而網打一邊
之人為此慘毒之事古人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今豈為
慘刻之事乎

自此合啓
連為之

荅府啓曰不言三司事依啓獎用銓官事一鏡未發之前
渠黨之人豈能盡察哉不允

荅院啓曰疏下六人事尹恕教事李森事勿煩李師尚事
依啓李明彥疏語雖如此島配過矣削黜

傳曰逆跡之名尚在盟案渠既正法則不可留之即今削
名

方萬規竄

十四日領相李光佐疏請方萬規之罪 荅曰可不依施
禁府方萬規穩城府遠竄啓

天海伏誅

十六日上展謁懿陵挾鞏軍李天海犯蹕初囚禁府移送刑曹天海本沈維賢之僮也凶狠不怕死市井間畏之如虎至是凶徒見方嚮用舊臣漸行懲討大恐懼募得之啗以利噉以醜辱脅之作寢直犯駕前指下乘輿語極凶休忍聞左右手搏之 戊申任環供云天海凶言有翼維賢做出而使之有翼供云維賢有不軌之心欲推戴密豐作不忍聞之言欲玷污 聖德煽動人心成其逆謀李翼觀供云有翼初為凶言而聞於朴堯賢矣臣往來京中天海為主人臣要給粟斗天海下來故臣兄弟夜與為此言天海素唐突故臣果指使而言根出於李日佐即洪澤之

之子麟佐之族維賢做出凶言傳播遠近眩惑人聽

鞫方萬規

備忘記方萬規疏指意凶慘事當嚴鞫正法而此等凶慘之說不忍更提亟施投畀更息之既出於疏章則不可以一時投畀以懲日後亂說語犯君親為臣子者其可不切齒痛下不忍小節討逆乃大關也不可不一番親覈以明倫常方萬規拿來設鞫招引吏議尹鳳朝亦拿問對質後萬規以証上不道正刑

傳曰尹鳳朝以世祿之臣職在清顯雖有來示此等疏當嚴斥而酬酢于他人以致賊招之引告誡極痛駭極遠

竄召對時柳復明啓鳳朝詞學才望見推一世 聖上所
獎用萬規欲援引藉重面質既清脫亦以一無來往為招
且鳳朝當其來問時草本既以決不可用為言而萬規所
呈之疏宜是別本云只以他本之偶見直施竄配之律豈
不冤枉請還寢 上曰趙克亮來示疏本而疏出後便是
別本云云自為上疏可也何可與論他人之疏克亮既出
賊口鳳朝又見克亮則疏本之用不用不須論遠竄請寢
意外不允因臺啓不發配後因閔鎮遠違奏命削職放送

吏判引見

二十二日傳曰近日銓曹不成據吏判許遠前望入之入

之 傳曰前望入之入之 傳曰此前望入之入之

閔鎮遠落點 吏判閔鎮遠謝恩後引見時金礪放送朴
師益趙文命叙用頃日蒙放中李喬岳李命熙尹得仁李
顯祿尹鳳儀李義宗姜啓溥權吳李徵龜門黜安重禹并
叙用三司及軍啣在鄉人催促上來事 下教 當日政
吏叅金興慶吏議權忤禮判鄭濬禮議李喬岳工叅申思
詰同成均洪致中沈宅賢右尹權牒校理申昉李重協判
尹同經筵 提李宜顯惠提申鉉菴提鄭濬牲提金在魯
宗簿正朴致遠兵正金祖澤

合啓

討長潤沈檀尹就商

二十六日持平李倚天正言金相奭啓長潤之罪可勝誅
哉以已巳黨人得罪名義畜惡蘊憾思欲一逞乃敢肆毒
幽宮直請改誌昔張釋之言罪莫大於犯陵王法莫嚴於
夷三族長潤之罪已有正案請亟正邦刑 不允又啓沈
檀已巳凶孽見枳清議投合鏡賊戕害善類其名緊出白
望之招固當縮伏俟罪而揚口出肅物情愈駭請削黜不
允尹就商逆鏡心腹禍國戕人名出白望招而情節未覈
請極邊遠竄依啓富寧府遠竄

卜相

二月初二日備忘記臺彈方峻史官相守非誠實底道理

左議政柳鳳輝勉副 傳曰禮判鄭滈拜相政院啓新除
授右相時在忠州地上來事遣史官傳諭事 傳曰允滈
時年七十七與閔鎮遠感激新造以下聖誣申冤枉嚴懲
討為已任

請疏決

初三日講筵入侍時吏判閔鎮遠請閱壬辰獄案疏決甚
懇惻 上命修正文書待大臣上來而罪死以下并書入
鎮遠曰未承款者自下陳請并施孥籍之典今此疏決一
體書入何如 上曰向來鋒刃之慘毒予亦知之取見日
記則其時諸臣以大臣比擬於金自點矣心常愍惻予欲

言之而姑待大臣上來矣今卿先發其端矣法外緣坐被
謫之類一體書八可也鎮遠請并叙用上從之

李真望疏批

初八日大司成李真望疏政院啓曰真望愠憾於處分
之大定恚憤於鏡黨之見逐至以世道痛心綏說罔極等
語為言若不嚴加隄防必將接跡而起荅曰首揆事予意
意已定卿言是矣前後批旨非不丁寧而今卿一疏未能
罷脫時習噫近日臺言歸之密網則向日臺言亦當謂何
以卿文學不知碩苗之歸

府啓討李真望南叅微

初十日持平李倚天啓真望敢以合啓重論或謂之謾言
或謂之白地搆捏右袒鏡黨至訟光佐謂柱石領袖請罷
職不允訓都南叅微締結宦寺主張陰謀為賊鏡腹心
被凶黨獎用自營將超統使為勲堂暗中立功表裡虎賊
前兵使朴纘新賊鏡爪牙森商羽翼喪中搜著軍服暮夜
往來閃爍倏忽神鬼莫測副摠李汝迪奴事鏡賊附麗森
商壬寅以後鋒刃慘毒之事無不密賫請遠竄依啓又啓
禁都朴秀顯卽恭春之子凶傳窩主至被鞠刑而附麗凶
黨濫通仕籍賊鏡拿來一任稽滯凶黨往來一不禁斷請
削版依啓恭徵茂山纘新鎮海汝迪富寧遠竄

道峰復享

十五日道峰復享時遣禮郎吳命李致祭于贈領議政文
正公趙光祖左議政文正公宋時烈文曰瞻彼道峰有翼
明宮云誰之祀趙文正公卓爾其學孰得其傳群儒繼起
百世所尊若程而朱緒在德殷山岳之像洙泗其源惟兩
先正一揆後前志挽唐虞義秉春秋厥施莫究總說交証
竟罹竒禍歲皆屠維竹樹風悲楚山雲愁斯文孔危曠世
相符宜其揭虔同一祠屋矧伊白鹿西澗留躅詩耀古壁
筆刊醉石於神興慕無間前哲一體清祀公議齊發聖考
衆賢亟允儒章禮隆并服俎豆增光崇報罔愆權輿士林

門墻倒戈彼獨何心其徒不逞傍伺多年狐呼鱔舞邪說
滔天群陰剥陽正道淪沉腰膂斷折復見于今儀秩并侑
德孤無隣石澗流咽林苗帶顰道豈終否理固必復於皇
先朝展也貽翼周序大訓日星天衢噫彼奸壬視作弁髦
肆意毒正如報血仇斯道興喪污隆攸係予用深慨先志
且繼尊賢衛道大明是非爰復舊享載舉縟儀位置如故
朝野重慶異言自息士趨可正念昔華陽特命往祭茲行
禮侑式遵前例永世并享復始今日靈其來假歆此芬苾
校理徐宗燮製

李倚天疏請鞫沈檀等

二十一日持平李倚天啓白望之上變事今見施矣首為此計主張此事者非鏡檀徵三賊而誰也鏡賊已伏法徵賊自知不免飲藥而斃惟檀賊在卽五賊之魁也五賊旣囚檀則自如望與寬招同一告變同一掩置而鏡儉虎三賊之外面事出於望招裏面事具於寬招請判付中落漏白望所引沈檀元日瑞徵子李世重三人及宇寬所引各人與儉獄干連諸賊并令查出一體拿問 上不允禁堂閱鎮遠李裕民李箕翊請設鞫 上曰向來人三年設鞫必欲盡殺一邊人後而已今更起獄豈不重難鎮遠曰以事之重大而掩覆豈天討有罪之意乎向來禍故家孰不

刻骨痛心而此猶私家事 上躬亦不免誣逼凡為臣子莫不憤痛何可不覈其逆情乎 上曰判禁之言知予意也慘被其誣讎豈無忿痛之心然徒事決心以至蔓延恐有玉石難下之慮今問五人若有可鞫之端可以設鞫矣鎮遠曰李重煨不但出於望招與虎龍關連推為元勳矣上曰以此觀之招中所言豈不合符鎮遠曰元日世多有綢繆之跡拿問何如 上曰將次茅行之禁堂又啓癸卯年虎龍招其兄時龍率母浮海促渠上變故迫於兄勸冒為之云虎龍同事諸賊情節必能詳知請拿問 傳曰時龍與他有異當設鞫發遣府都事拿來都事朴秀教李敏

互相推誘至於不仕命并削版

前縣監徐行遠請復亡師故大憲李翔官 上許之
禁府金時發緣坐安置啓

冊敬義君為王世子

二十五日禮判閔鎮遠啓曰始於庚子大臣諸臣相對則
皆以建儲一事深憂遠慮無所不至每欲陳請而臣則以
為人臣進言利害禍福固當置之度外而此事則一或蹉
跌不但諸臣之禍宗祀危亡必在呼吸何可輕發莫如姑
觀而詳審大臣以為然李晚成責臣曰今日至重之事無
過於此何可遲待及臺臣䟽出臣以為此䟽既發當不計

存亡禍福捨死力請然後國可保矣大臣之意亦然達夜
力請即定名號宗社之保有今日其夜之力以臣之故以
致遲延此則臣之罪其後皆被慘禍臣獨全生中夜思之
涕泣而已 上感其意是夜命敬義君為王世子

閔鎮遠袖劄

論國賊本末

二十六日晝講閔鎮遠袖劄曰臣竊觀 殿下所先務者
一曰惇孝悌二曰恢蕩平此帝王聖節當世急務者然所
謂孝悌即善繼善述者也惟我 肅廟辛巳討逆丙申正斯
文可以傳百世而無弊埃聖人而不惑者也粵我 大行
大王以出世之英姿學問夙成其能績 肅廟之業光

肅廟之烈可見於他日不幸中年疾疹乘之寢膳起居之節不至愆常而事務酬應或未審察臣僚奏劄或未領會自量證患難強托 殿下以儲副仍命代理庶務諸臣憂傷哀恫不敢奉承至有世弟可乎左右可乎之命一種諸人自生疑恟者不有臺啓冒入闕門不由政院直蒙賜對輒以宗社將亡為言臣未知左右用事則宗社可安 世弟代理則宗社將亡者是果何說及至逆宦事發徑究大獄不覈事實虎鏡繼出斬伐肆行誣悖滋甚於是乎丙申大處分容易改變辛巳事一反 遺旨大小政令變易殆盡是豈 先王之本意哉其曰稟處曰俞者蓋是違豫中

泛應於群凶奏達而本事是非或未照察而然也疾病之來聖人所不免而群凶曲諱有疾陰以自脫上加玷累寧不痛心噫詳知 兩聖之本心宜莫如 殿下 肅廟處分果非本意 先王變改果出睿裁而非由凶邪之變惑耶彼凶徒者於 肅廟處分果非本意 先王變改果出積年沉痾之疾恣意誣毀於 先王則秘諱疾患設為業防以至導 殿下以撲殺言者其故何也 殿下特以遵肅廟之處分則或慮有妨於 先朝守 先朝之軌轍則又恐有碍於 肅廟遲疑不決左右難處 肅廟之誣無時可下 先王本心無時可明矣必也明言 先王不幸有

無妄之疾為小人障蔽變易 肅廟之舊政者一出群邪
之眩亂然後 先王本然之懿德乃得如日星之照揭
三聖授受之盛德大業光明洞達沕合無間豈非孝悌之
大本耶夫不諱 先王之疾然後 先王之誣可下 先
王之誣既下則 肅廟之誣不待下而自明矣至於蕩平
云者人君用事之際絕去一毫私意惟觀其人之賢邪其
事之是非而已若於賢邪進退疑其偏重必欲雜薰猶水
炭於一甕之中必無并容相濟之理而大違箕聖平蕩之
訓人君若能祛一私字斯過半矣今之賢邪下之最易何
者幸 先王之有疾忌 殿下之英明盤據糾合欲濟其

私者皆凶徒也而介退之際慮其偏重輒有顧藉愛護之
意以此為平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懲討既行是非大定磨
以日月其中稍有樹立者隨才調用自然有革面從善之
效所謂蕩平之道無過於此也窺觀 殿下故令每欲避
遠嫌疑夫人主一身宗祀所托億兆所係何敢自有其身
曲避小嫌耶 殿下險阻艱難亦既備嘗矣自在潛邸已
遭橫逆之言及進儲位又遭鳳輝之沮遏世良之凶言繼
有尚儉之謀害鏡虎之搆誣其他危動之端不止一二此
皆宗社之罪人非 殿下之私讐即祚之初盡取而定其
罪此是為宗社討賊非為自己復讐也容忍半年認賊為

子新政之初擢為輔相豈不乖於人情天理乎且 殿下
之進位儲嗣也 先王稟 慈聖而定策其時群臣協贊
而已有何功勞而凶徒恐 殿下之思用舊臣乃以援立
擁立定策國老等語相繼陳達必欲歸 殿下於有嫌當
避之科 殿下不得不動心投竄諸人無罪抱冤久靳沛
澤建儲臺官尚滯嶺海此皆 殿下遠嫌疑之過也 上
受置案上覽過數行鎮遠進伏曰臣深究義理敢進此言
伏願從容 睿覽後日登對明白 下教 上遂持入

右議政劄

下聖誣討國賊為第一義

三十日右議政鄭澔劄曰伏聞

殿下因筵臣達白有侍

大臣入來舉行䟽決之 教金祖澤䟽批亦有大臣入來
後量處之 教臣於是仰認 聖意矣夫為今日臣子者
當以辨聖誣討國賊為第一義至於臣下伸慕䟽釋等事
不暇先及然 殿下惻怛之心先及於冤死諸臣嗚呼辛
丑以後為宗祀死者幾人為 殿下死者幾人屠戮之餘
存者幾人或竄或出經年沉屈 聖明盡然必欲䟽釋無
使一物不得其所有君如是死者何冤臣於是追念往事
不覺涕淚縱橫當時士禍前古所無孰非可冤孰非可傷
蓋莫不由於定策代理事也 先王既無嗣續則建儲之
請安得不早 先王既有疾患則代理之請安得以為篡

逆之目此非特誣諸臣乃所以誣 殿下也 殿下之誣
既雪則諸臣之誣不期伸而自伸頭顱若是百端千歧不
必論也况虎龍變書出於誘引 殿下所已燭則只是誣
獄而已未承服未正刑之區別者非臣之所可知也三年
鍛鍊惟意所欲出於罪人之口而書之者有之安知所謂
承服者不出於渠輩之所粧撰乎亦安知不出於前日
聖教所謂死中求生胡辭亂說乎 殿下必欲伸諸臣之
冤宜自四大臣始臣請明其搆誣之狀四大臣之終不免
愾禍者專出於建儲代理事則如上所陳矣若其演出新
意構成別案者宮城扈衛事也養字事也痿字事也夫宮

城扈衛者渠輩所證不過李森出為忠兵就章得除中軍
兩件事而森之自求通朝所知就章為中軍未久旋又首
擬平兵望記尚在備局焉可誣也果如渠輩之言豈復旋
作外除若是哉其他會議云云之日習操後期之說日子
錯差破綻無餘矣至若養字之書歸之推戴者其果一毫
近似雖以錫恒劄觀之有曰推戴之人三變安有三變推
戴之遊獄哉至於痿字豈有深義手足不仁亦謂痿痺此
一字何足為誣貶 先王乎其必以帝奕比之者渠輩反
不免誣上之罪矣然健命之禍比三臣最酷者以其自請
專對也 殿下其或知之乎至於趙恭采則搆罪只是睽

劄一事而代理之非篡竝 殿下之所已燭恭采之終不免於死者是何罪也嗚呼四大臣者 肅廟舊臣協輔先王精白一心可質神明而特不忍舍者吾 君之子終不免於刑戮此奚特國人之所共悲伏想 肅廟在天之靈亦必有盡傷處矣 殿下以 肅廟心為心不以自己事嫌沮則寧至今有寃莫伸耶亟令有司先雪四大臣至寃復其官職仍復李晚成洪啓迪金雲澤趙聖復李弘述等官一併伸雪仍命金吾伊時獄案一 考閱約日陳啓已死者伸之在謫者放之亦以此意宣示八方使中外曉然知凶黨欺蔽濁亂之狀三月一日 荅曰近日事予有

一毫自嫌之心乃有此處分耶噫四大臣被禍寧忍言乎唱之者鏡賊應之者虎賊胡辭亂說以成事者誣服類也猶恐逆案未固合啓請對遂成其志若非 大行朝深仁厚澤其事端奚特此已雖然茲事重大不可以一批而決之大臣三司會于賓廳詳閱鞫案後登對而稟處是時諸議皆以四大臣伸寃為第一義而閔鎮遠獨曰先王以疾患沉痾不能摠攬政務而群凶秉權欺蔽 肅廟舊故無不變革 肅廟大臣無不屠戮而輒稱奉 聖旨有若 先王親出玉聲發號施令者然 先王本來仁厚孝恭之聖德掩翳不明今日諸臣追報之道只在於明

言先王之有疾彰群凶之欺蔽昭先王之聖德而已
上既動於群小之謾誣謂先王疾患不可提起至殺李
義淵必勸上從容思量有所覺悟然後始知義理之在此
而不在彼立談之間一紙之疏有難望其感悟遂草袖劄
數百言而事關大義理必須博議諸友姑待諸臣之赴朝
時國舅魚有龜方在草土鎮遠往吊之仍及國恤罔極
之意有龜曰自古人君享國或有不及先王者脩短有
數固無奈何而今番國恤之後別有痛恨罔極者先
王有疾不能裁斷事務群凶乘時欺蔽凡係至凶極惡之
事無不惟意所欲卒歸於先王之旨先王得此惡名

抱此至冤於泉壤之下千萬歲永無伸卞之路至冤極痛
矣仍泫然流涕鎮遠亦相對流涕因言將陳袖劄之意有
龜極力贊之過數日諸宰次茅赴朝皆以袖劄為義理正
當而或深懲義淵之事以觀勢為宜鎮遠曰既知義理之
正當則禍福何可顧乎一日以知經筵入侍講筵遂進之
曰此劄不必即今下覽仍賜批教燕閑之暇詳賜觀覽
反復思量深察義理之所在然後示以從違之意如何
上許之其後終無可否之教蓋不慨於聖心而疑袖劄
由黨論而發也其後鄭澔赴朝見袖劄大加歎服遂上疏
曰臣之欲言者鎮遠已言之澔既出仕上劄請伸雪冤死

諸人 上引接大臣以下問其曾見獄案否僉曰獄案未及見而大臣劄中有所論諸人之冤死不待獄案而可知仍承命各陳所見 上亦語及其時事嗚咽流涕命盡許伸雪諸臣之在謫者因鎮遠之縷二陳達始命放釋諸臣又請罪搆殺諸大臣者只 命削黜其首發請置大臣之三司各一人諸臣皆言請按律者請戮尸者請孥籍者請諸者宜施反坐之律初頭請置者其罪猶輕矣 上曰此是首先下手者當罪之餘何可盡罪耶諸臣又言削黜罰太輕 上曰此則自有臺諫矣因臺啓加罪遠竄

丹岩記事

賓廳會議

三月二日賓廳會議右議政鄭浩吏判李宜顯戶判申忠喆禮判閔鎮遠兵判洪致中判尹尹憲柱禮參許玠戶判黃一夏兵參李箕翊刑參李鳳祥左尹權懌右尹沈廷輔訓導金洙司直李裕民俞命弘護軍尹遇進申命仁李汝王金滄崔鎮漢大諫李喬岳司諫魚有龍獻納鄭宅河執義金礪掌令李彙晉金壇持平李聖龍應教申昉修撰洪鉉輔承旨朴聖輅入侍時浩啓四大臣事 下詢何如上曰此事不忍提起言之汚口聞之汚耳予於其時每見朝報至罪人招辭必掛摺而不見矣四大臣之關係鞫案者大臣劄辭外別無緊言乎鎮遠曰其時鍛鍊搆誣者專

在行藥一歎而金昌集則元無舉論李願命奉使時買取
毒藥以此行凶至有黃水吐出之事云而黃水吐出在於
庚子十二月願命使行回還在於辛丑正月此已相左又
云丁酉年錦平尉燕行托之張姓譯官買藥以來而其行
元無張姓譯官則張哥寢為洪哥不服而死於杖下內則
因金姓宮人用藥行凶云而金姓宮人自 大行朝以元
無為教此皆落空且徐德修招謂以辛丑六月以藥入送
張世相處因東宮廚房內人毒殺李昭訓而辛丑六月
殿下方在私茅豈有東宮廚房乎 上笑曰此等說話即
吾前日所謂胡辭亂說者耳大臣如有餘意更陳之諸臣

各陳所懷濬曰更無所達鎮遠曰以建儲代理驅人於廢
立篡逆之科其後虎龍變書出而諸臣一并屠戮四大臣
肅廟倚毗之臣一朝慘被大禍趙恭采尤無干於鞫獄而
只以聯名劄子終死於禍李健命以奉使竣事被禍尤酷
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矣今日哀傷之 旨莫不感服濬曰
四大臣皆斷無他腸決不可不昭雪宜顯曰奸凶之斬伐
士林者豈有如辛丑事哉 先大王為宗社大計特為建
儲而鳳輝首發凶䟽轉輒層加又以代理事歸之惡逆搆
成大獄做出三手之說戕殺先朝舊臣一綱打盡萬古豈
有如此之事大臣劄 批明白痛快孰不感涕四大臣特

令復官別加恩典諸人亦皆冤死桁楊一體昭雪人心自
服致中曰臣罪蟄鄉廬不能詳知事狀未見鞫案不能論
列意見然以顯著者言之位經三事者設有其罪按問論
斷當然而李健命不問虛實只送一宣傳官直施極刑雖
趨向稍異之人亦以為駭矣上曰兵判雖未見鞫案既
以顯著者言之其他可言者畢陳可也致中曰楚獄多濫
今此獄事三手蔓延或乘快案獄之修未必盡出平允則
豈無抱冤枉死之人群情皆願一有伸雪之典憲柱曰大
臣體國之誠聖上在潛邸時亦或聞而知之矣只以為
國慘被凶禍李健命奉使成事獨被酷刑尤可慘傷大臣

劄批莫不感泣聖朝旣燭至冤諸臣所達無餘速賜
處分昭雪幽枉思詰曰辛丑事載籍所無之禍四大臣仰
體先大王盛德深憂宗社大計合辭陳請得定儲位此
實三百年無疆之休而奸凶輩深懷不悅首發文疏代理
命下誣捏罔測直驅篡逆之科賊鏡倡之虎龍繼之古今
天下寧有是理古人所謂籲天無路矣至於李晚成以政
目間事構成罪案屢月牢囚度死獄中洪啓迪以喉院覆
逆大為忌嫉搆捏鍛鍊終不成罪故亦請酌處而終藉培
啓撲殺乃已金雲澤以下諸人抱冤泉壤莫非白地羅織
恣意逞毒之狀相臣劄批聖鑑旣燭死者有知必將感

泣及今昭雪不容少緩牒曰四大臣至冤極痛之狀洞
燭無餘快賜昭雪復其官爵豈不有辭於後世乎箕翊曰
四大臣不過宗社計被篡逆之名一時被禍人心之惻怛
憤痛為何如哉今相劄卞破誣獄之大頭腦而聖燭無
餘群情感悅小臣所懷有何異同命弘曰凶黨之構成罪
案陰凶慘毒有不忍言四大臣伸冤不容少緩劄中五人
冤狀不待考案一體伸冤其他冤死人詳考鞫案後處
分裕民曰壬寅獄事皆由於建儲代理事而驅之惡逆之
科扶護杜稷之大臣屠戮無餘一國之人孰不痛傷鳳祥
曰四大臣被禍諸臣已達小臣無可言矣汝玉曰小臣連

在外今何更達鎮漢曰在外武臣不見獄案是是非非不
能區別矣諸臣所達至當從衆定取舍遇進曰諸臣之言
至當更何言哉洙曰大臣被誣相劄是矣臣無可言淪命
仁所奏同喬岳曰宗社大計遂定大策彼凶逆輩敢生忌
嫉之心賊鏡為謀主逆虎為任使終始和應鍛鍊誣獄戕
殺士類殆盡無遺天鑑既已洞燭相劄今又槩陳聖
上欲為伸雪朝臣孰不感泣至於李晚成洪啓迪金雲澤
趙聖復李弘述事一體昭雪可矣有龍曰四大臣當初構
罪者以建儲謂廢立代理謂篡逆末復以宮城扈衛等
事俱置極律其至冤極痛孰過於此宜從相劄并許伸冤

復官五人一體伸雪宜矣趙恭采諸子以惡國二字為罪
分竄絕島尤為可冤亦宜放釋礪曰四大臣今日不可不
汲汲伸雪其餘五人極冤枉一體伸雪宜有光於 聖德
昉曰四大臣一腔忠亦可質於天地鬼神矣凶黨之搆殺
豈有私讐只以建儲一事凶黨之所不快而四大臣舍死
生於度外力贊大計遂為群凶仇嫉竟罹慘禍以大臣
言之為宗社一死乃其所自期者殺身之禍固無憾而在
聖朝愍忠恤冤之道豈可一日置之幽枉之中快令昭雪
以慰九地之忠魂相劄所論五臣平日見嫉於凶黨同被
慘禍蓋出於逞毒快意之計不可不一體昭雪鉉輔曰四

大臣冤狀右相陳劄自 上下詢而茅李健命臣之內舅
故嫌不敢達彙晉曰四大臣伸冤孰敢異議臣於壬寅間
屏蟄窮鄉得之間巷所誦四大臣慘禍莫不冤之惟彼愚
夫愚婦豈有私好於四大臣蓋其平日赤心殉國有孚於
人而然凶黨盤據公論莫伸幸今日 聖上洞燭劄批忌
惻凡在群下孰不感泣快賜伸復有光 聖德李晚成諸
人一體伸雪恐不可已墀曰四大臣被禍尚忍言哉凶黨
以建儲代理為廢立篡逆而脅持恐動以成其罪鏡虎兩
賊和應鍛鍊大起誣獄以置極律雖婦孺之賤莫不飲泣
今相劄既白其冤 聖明亦已洞照諸臣之言大抵僉同

其在伸枉之道復官昭雪宜矣五臣抱冤無不慘毒不可不一體甄理矣合啓一例斬俞臣竊慨然鳳輝罪闕宗社神人共憤 殿下雖欲曲貸其於人得而誅之何哉閱時相爭徒傷國體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一去字外更無他道矣宅河曰 聖上下詢群議僉同快賜伸雪 處分光明聖龍曰諸臣詳陳不必疊達而今日 處分出自睿斷凡在臣僚孰不欽仰濬曰自古人君必明刑賞而後可以為國如此冤獄必為昭雪人心感服 上曰此關係至重左右史記事詳盡可矣鎮遠曰金昌集臣有婚家應避之嫌而關係至重臣何敢顧昌集受後命於臣謫居之

星州故臣往見之昌集但曰吾受 先朝罔極之恩以元相秉軸多年曾無一事報效其死固何敢憾恨但念 東宮恐難保全以此死不瞑目矣濬曰臣流離海外三四年矣遺裔之人皆稱四大臣冤以此觀之一國人心可知此冤必雪而後可服人心 上曰成湯大聖人猶自省至有日新之戒况他人乎大舜處畎畝之中三年成邑五年成都此豈非聖人自修之效乎若有自修工夫當初建儲之後豈有人心之疑惑乎莫非予之慙德古語曰投鼠忌器向來所謂廢立篡竝云者推以言之及於何地自不覺上逼不敢言之地何其無忌憚之甚也予若有自修工夫

何至於此儲位既定之後事端層生官闈之間亦生變恠
皆由於不能自修之故也東宮雖不干預朝政侍傍提達
之事古史亦有之予則只以事關自己有所不敢而至今
日始言是雖伊日事勢之不得已而實有負於 大行朝
建儲之意也仍泫然流涕嗚咽不成聲諸臣莫不悽切良
久 玉音稍高曰往者逆鏡伏法之後欲為處分忍而不
發矣更思之其時雖格於事勢而今若知其冤狀猶且自
嫌因循置之無以彰 大行朝盛德矣且為國之道固宜
舍私而取公故相劄之批有所云云矣言雖支離明白處
分然後有辭於後世故不得不詳言之矣大抵朝衆之歧

貳在先朝不至若此之甚始以斯文事 先王之處分至
嚴形諸文字垂之簡冊且於 大行朝疏批極其嚴明一
邊之人舉懷怵畏之心乘機而發盡驅諸臣於惡逆之科
苟求所以則果由他地耶辛丑備忘至今驚心更何言哉
其時之人疑惑層生多不羨之言予雖不少介意若論其
心之所在則必欲網打一邊之人然後使不得措手故耳
四大臣事內外朝自相懸絕王子尤為自別故予不知四
大臣之為何人而其中李判府處藥院幾年矣入侍時常
見之決非為逆之人予豈不知予在禁直時有書役事
招致書寫人則自藥院仍傳李判府之書憂國忘家四字

揭諸壁。上云：予聞之心甚感歎，常以為積於中者發於外，豈有憂國忘家而反為逆者耶？初則以聯劄一事執為罪案，後則以誣服亂招作為奇貨。若使其人真有謀逆之事，則千載之下固難免逆名。如其不然，則雖舉國之人皆曰：逆予獨以為非逆也。濬曰：聖教如此，九地冤魂必將感泣。上曰：其時合啓。大行大王連不允從，向見鞫案則賓廳二品以上之請對也，亦不允許。聖意從可見矣。其時按獄大臣亦遭護逆之斥，以此見之，其非逆可知。予豈有一毫可疑之事乎？一鏡辛丑疏與虎龍寢書節相符合，和應之狀不言可知。且虎龍寢書出於何時事，極恠駭故。

不言之矣。鎮遠曰：冊封先來出來後寢書即出矣。上曰：予於其時得見寢書毛骨俱竦，半夜蒼黃之中，引接官僚，蓋以此也。其時推案雖曰拔去凶言，而若深思之，至於何許境界耶？今予若有自嫌之心，而不思伸雪之道，則非重宗社之意也，亦非體大行朝勅諭之本意也。抱冤者，今若昭雪，則豈不有光於大行朝德意而亦為仰承先朝恩遇四大臣之德也。不待考閱鞫案，已知其非逆何事。詢問而事體重大，故有此廣詢矣。諸臣之言亦皆如此。被誣四大臣特為復官致祭可也。鎮遠曰：臣竊念殿下備經憂患，動心忍性，日後進德豈可量乎？天必玉汝矣。上

曰四大臣今已復官李晚成洪啓迪金雲澤金濟謙李弘
述一體復官趙聖復當初一疏固是妄率而論以一罪然
後可濟所欲終置極刑然今不可徑先復官鎮遠曰聖復
尤無干係獄事設令妄率豈至死乎聖輅曰聖復疏語不
過欲令儲君明習國事初無哀決等說矣聯劄四大臣復
官致祭則聖復獨未蒙昭雪豈不寃甚其時再得鞫問終
無可殺之罪故輒請遷配矣末後終置之極刑其無顧忌
可見矣憲柱曰聖復疏設謂之妄率豈為死乎自 上持
難似出於自嫌之意矣 上曰聖復其時亦被罪矣鎮遠
曰其時培諫為苟且矣聖復有何可罪乎 上曰右相之

意何如滯曰聖復不過為國陳疏必殺乃已復官似不可
已 上曰正卿及三司各一人陳之宜顯曰設有若干妄
率其死則寃獨未昭雪豈無向隅之歎思詰曰只伸四大
臣而不伸聖復則是四大臣之伸亦未得為伸矣致中曰
設有妄率此豈死罪喬岳曰聖復斷無他腸慘被大禍至
死於獄中孰不稱寃礪曰聖復設或直請代理亦非死罪
况其陳疏元無可罪乎渠輩意思固在他故不得不殺聖
復昉曰死者之官與生者今既伸寃而不復官則是尚未
洗丹書之籍豈不寃乎 上曰疏中之言實為妄發聖復
若生存則今不可收叙矣既死之後知其寃而不許復官

亦不免自嫌之歸兵判所謂非死罪者是矣一體復官濬
曰尹懋寬狀與弘述無異云矣鎮遠曰誠然而此則詳閱
獄案追後稟處似好矣 上曰尹懋柳聖樞其時鞫廳亦
以次律勘斷而臺啓屢發至於死可知其寬特為復官聖
樞亦為放送鎮遠曰李健命旣伸寬復官同時奉使之入
尹陽來俞拓基亦當放送矣宜顯曰被謫蒙放之例有職
牒還給之事而連坐人蒙放後似無給牒之舉故敢達
上曰卽為蕩滌時曰自古伸寬之際又有別樣愍恤之舉
或有褒贈之事今四大臣無可贈之職而其忠貞直節宜
加節惠之典蓋贈謚之規必待謚狀後議定而若名德旣

著在人耳目則自前有不待謚狀而賜謚之例今亦依此
直為賜謚似好下詢而處之其他愍恤之典亦令施行何
如上曰大臣禮官之意何如濬曰玉堂之言是矣別恩典似
不可無矣鎮遠曰不待謚狀特為贈謚恐無不可其他愍
典姑未思之而被禍之初蒼黃收尸瘞之淺土中云其家
必改葬別有顧遣優給葬需似好矣 上曰贈謚一節依
儒臣所奏為之改葬時葬需令該曹題給濬曰四大臣旣
皆伸雪唯諾諸人一體放之乎 上曰異於是矣鎮遠曰
四大臣以建儲代理事枉被逆律而唯諾亦由代理則豈
有異同 上曰此與逆獄條件有異故耳致中曰臣其時

以不及於庭請至於被罪矣諸臣以唯諾竄謫多年誠為寃甚不可不宥矣鎮遠曰彼輩亦知唯諾之不可成罪律止削黜矣彼輩之所深急在於李廷燭故初以他罪搆誣請竄旋覺其不成說話更欲搆罪而終不能得故最後以唯諾成罪以廷燭之故諸人并被竄謫其心所在豈難知乎 殿下又以廷燭為嫌每示重難之意豈非未安乎臣等亦入唯諾中矣此人等未放則臣等何敢晏然在職乎 皓曰聖人本無嫌矣有何回避之心乎四大臣既以復官則唯諾者自在其中矣 上曰予非以形跡為嫌此乃異件故言之矣諸臣之言如此唯諾諸臣一體放送鎮

遠曰趙恭采諸子初不緣坐而搆出怨國之罪并配絕島至於其女之竄豈非世變乎 臺啓以咀呪搆成獄事而其舅父林原君杓陳疏以為元無是事云爾則自當落空而政院不捧其疏捉囚婢僕累次刑訊尚在獄中矣趙恭采既伸雪則其諸子女亦宜放釋矣 上曰趙女事向見其奴擊錚原情甚殘忍其時婢僕之移送捕廳者必欲取服殺之後已蓋按獄之道寃覈事實若有所犯則自有其當律豈可徑竄於未寃竟之前乎違法之甚者趙鼎彬三兄弟及其妹一體放送鳳祥曰臣待罪刑曹矣趙氏婢僕二人經年滯囚屢刑不服亦當放送故敢達 上曰幾次施

刑乎鳳祥曰一鏡為刑判時各施二次刑而不服矣上
曰放送可也鎮遠曰壬寅獄案卷帙甚多非暫時開坐所
可考閱出置他公廨禁堂三司從容考閱後還送本府宜
矣上曰依為之推案相考後罪名輕重量以處之疏決
姑為退期而不服而死者當為伸雪其所胡辭亂說之類
事當以誣告律論斷矣鎮遠曰然則不服而死者為先伸
雪緣坐籍物并為還給乎上曰然矣所謂承服者一體
相考照律仰稟可也李弘模大院君直孫乎旁孫乎僉曰
無知者矣上曰李弘逸家世奉大院君祀事肅廟常
展拜大院君廟仍有弘逸加資之命李世楨科獄時有犯

而不罷其奉祀仍襲都正 聖意所在推此可知向時李
弘述之死世楨諸子被禍遠竄大院君之祀將絕故艱覓
在鄉之人苟克奉祀不可仍置世楨之子明會承襲奉祀
弘模不可還奪其資送西可也鎮遠曰明會及諸族一并
放釋乎上曰李弘述既伸雪因此被謫者自在應放中
上曰大臣正卿以上進來今日處分業欲為之而尚此遲
延者以其事關自己故也然而終若不為則無以彰大
行朝盛德故有此處分矣其時按獄者豈皆不知諸人之
冤而惟其貪權樂禍自不覺其互相漸染以為一邊之人
若盡網打則足為長久之計做出許多罔測之目舉一世

驅入於惡逆之科誣張大獄斬伐狼藉 肅廟朝倚仗之
大臣任使之諸臣一併屠戮其他被殺杖死之人殆不勝
數天壤之間冤鬱之結如是而能無和氣之感傷乎至今
追思慘憐如何以此今日不得不有昭雪之舉而因此又
加誅戮則非伸雪也乃報復也賊鏡疏下六人非不欲鞫
問而元惡既誅者從罔治亦反側自安之意向者師尚就
商等啓即賜允從者蓋以此也今日臺閣之所爭予之靳
允豈有他哉只為前轍之可鑑也卿等亦體此意務恢公
平

復官

領議政金昌集左議政李頤命右議政趙恭采左議政李
健命兵曹判書李晚成大司憲洪啓迪留守金雲澤承旨
金濟謙執義趙聖復訓練大將李弘述摠戎使尹慤并復
官緣坐竄謫之人并放送庭請唯諾人趙觀彬李秉常李
廷燭李瑜黃梓慎無逸吳重周奏請副使尹陽來書狀官
俞拓基并放

右議政鄭澔啓曰顯忠懲惡不可徧廢有罪者必明其罪
使示懲礪之道宜矣鎮遠曰四大臣旣伸雪則當初戕殺
者晏然自如豈有是理 上曰是非大定之後自當隨輕
重處分其中所犯至重者三尺亦嚴何可撓屈四大臣合

啓首發人及請對諸人并削黜喬岳請并命極邊遠竄

上曰首發人遠竄其餘諸人依前下教宜矣首發人梁聖

揆金堤李濟尹迨成遠竄請對人李景說呂善長李真淳具命奎李匡輔柳彞垣金始

焮權并削黜睦時龍拿囚益淳

新卜

三日上命速李光佐趙恭億相職以閔鎮遠為右議政李

鳳祥訓將張鵬翼御將申光夏摠使除授府李彙晉啓

虎龍上寢溯求其本辛丑十二月十五日洪義人沈尚吉

之啓濟聖十九日柳就章梁益標之啓彞二十五日十六

人之啓濟聖時彞皆是寢書之根本而畢竟誣獄不外乎三

啓所論之人此啓臺官便是虎龍令政院捧現告與時龍

一體鞫問 不允又啓趙聖復前後請鞫諸臣考出嚴鞫

不允又啓益寬無俾易種之說追提已巳之事脊持聖躬

陰護凶黨請極邊遠竄依啓 院啓李巨源李真洙營救

逆鏡之罪 上始命削黜又命遠竄又啓柳時模金始鑛

遠竄 上命削黜益寬慶源巨源義州真洙嘉仁遠竄李倚天又

請改竄遠地益寬慶源巨源海寧真洙宣川改定

四日西司合啓請賊臣鳳輝嚴鞫正法一鏡疏下六賊拿

鞫嚴問李光佐趙恭億絕島圍籬安置 不允

疏決

八日左相鄭澔疏曰疏決之舉固為緊急而詳閱鞫案蓋重事體也至若徐宗級絕島之竄以疏救趙聖復也洪龍柀極邊之配亦以外影之文致也聖復既伸則宗級之無罪可知外影之名專出架虛則龍柀無復取決於考案矣洪錫輔只以嘗介潛入宣仁門之人力請明覈之故最為忌嫉首加竄逐繼以搆捏必欲甘心三年絕海幾死獲全幸既內移早晚疏釋而芻其老母年已八十舐犢戀甚疾病奄_二伏望 聖明特加省察將此四人先施曠蕩之典上從之

備忘記

備忘記處分既定四大臣慘誣盡雪矣但有辭於今日亦將有歸奏 兩朝之言矣節惠之典即速舉行前賢善事喜朝以 兩朝禮遇之儒賢終命於配所思之盡然贈官追謚

右相八侍

右相八侍時三大臣家籍沒還給趙聖集伸雪恤典舉行黃夏臣李焄稟旨辛丑事斷以誣獄之疏儒正罪事 上并依允

李潛贈職追奪

九日掌令李彙晉疏凶人李潛贈職追奪因訟李挺周俞

崇之寃 荅曰潛事心常駭然亟收其官俞崇事放送
十日晝講時徐宗伋洪龍祚洪錫輔俞崇李挺周并叙用
事 下教政 吏議洪錫輔承旨李挺周輔德洪龍祚徐宗伋 右相閔鎮遠請權世
恒追奪 上從之

府啓

論誣獄請沈檀尹就商鞫問

十六日府啓壬寅誣獄百端粧撰一例虛偽所謂承服者
或有誘以納供如是可生之意而納供之後因作結案者
或有先書承服招辭捲其上端不令罪人知之勒令著名
作為結案者或有垂死不省之人著以手掌勒成結案者
或有承服議啓而物故之啓隨上者或有他罪人拿來問

停刑之啓而旋以承服結案書出者或有已被十餘次刑
全無知覺而所謂承服招歷口詳悉決非垂死之人所言
者極涉殊常中外疑惑此等教誘粧撰之跡不可不明覈
請令鞫廳考其日字執事書吏羅卒并嚴問得情依啓又
啓鄭宇寬所招沈檀尹就商徐斗昌崔泓咸熙金九準朴
在元金夢祥請一體鞫問 不允

疏決備忘記

二十五日疏決時備忘記 先朝處分至嚴且明 大行
朝繼述之意藹然於絲綸之間逞憾之輩恣意網打搆陷
大臣諸臣於惡逆口鏡倡為先鋒賊虎應為後援十六人

發啓者鏡虎之犄角妖儉鏡虎之爪牙上賴 祖宗默佑
亦被 大行盛德綏除妖儉狠毒之輩陰使虎龍遶上變
書鍛鍊獄事恣行誅戮吁亦慘矣既曰搢紳疏則何止七
人疏中所論與賊虎之言何其相符指此疏曰為世分者
乃妖儉從中之說故曾予所請奸惡之罪於 大行朝者
也表裡相符明若觀火今彰 大行朝盛德伸四大臣冤
枉其誣陷諸人竄而殛之未為不可予不允從亦有意見
然不可不使中外曉然則向日奸凶誤國之事少無貽累
於 大行朝盛德矣其令館閣之臣作文頒示咸使中外
洞知處分

同日八侍

右相閔鎮遠判禁洪致中同朴師益李箕翊金有慶應教
申昉執義宋必恒掌令金墀李彙晉校理徐宗燮洪鉉輔
持平權楠正言韓德全刑叅李鳳祥刑議安重秀左承旨
李喬岳八對時鎮遠曰壬寅獄案臣等依 聖教考閱時
虎龍上變無非粧撰蓋鄭麟重自稱文人虎龍亦以文字
相交而實鏡賊心腹欲搆陷以及於李願命及相親之人如
麟重咏荆軻詩興亡都付耳脉 鬼神驚暫試夫人也長
辭召伯城封緘紅血透寒日白虹生臨發悲歌起誰知和
筑情即少時作傳播一時者虎龍作求聶政之證如喜之

落照詩次金春澤落照韻十首不過詠物之作而虎龍以
為不道之說虎龍招喜之問道甲之術者即初見之日也
虎龍癸卯招李重煨相質時亦曰初見喜之於奉安驛則
斥言脫口無非禍國之語又麟重等問以荆聶者流金龍
澤等對白望發世無劉備之語各書掌中字李天紀對虎
龍發大小急手之語皆初見日問荅說話喜之等既非病
風傷心則設有不軌之心乃以道甲術禍國語訪求刺客
推戴劉備及大小急手等說遽發於初見之人萬無其理
士獄根抵專在於是此外枝葉盡歸虛妄判然無疑矣所
謂三手者一則劍也一則藥也一則乘喪矯語也劍則置

在禁府推案櫃中即一柄折鐵溢之常劍行客掛鞍之凡
刀也金吾諸堂莫不駭笑以此謂之匕首萬不近似且虎
龍初以為二尺劍及其搜得則又曰本是一尺劍隨時變
幻尤可笑也無他節拍只以一劍搜得謂之贓物現捉古
今天下安有如此沮悟之謀逆所謂大急手之虛妄可知
也藥則李憲招曰李願命買得毒藥兩歧分給一泐則德
修也一泐則器之天紀輩也德修招曰銀三百兩送世相
處世相以二百兩買得於白望所買之張姓譯官云則是
指丁酉買來云云之藥也憲招所謂願命持來兩歧中德
修一泐歸虛矣盛節招內丁酉使行器之父子使譯官張

判事買得持來云而其行元無張姓譯官又張之藥與金尚宮同謀一次試用旋即吐出在於庚子冬而李之使行回還在於辛丑春盛節招曰黃水吐出後器之輩以為藥不猛毒更聚銀買他藥云而其時器之隨其父赴燕此亦歸虛張譯既無其人故盛節又招洪舜澤為藥買譯官初何以張姓現告而後寢為洪耶捕廳又覓出舜澤奴業奉教誘取服而以奴證主法典所禁舜澤不服而死其叔聖疇終不取服則舜澤買藥終歸虛矣且其藥虎龍以為小如蘓合丸于寬則以為大如大豆業奉則以為大如鷄卵而差小虎龍則曰色青二英則曰色黃業奉則曰黃黑色

同是一藥何若是異耶藥事於是乎落空矣其所用藥一歎李正植招內十一月間世相曰昭訓飲毒藥方欲絕命云是昭訓十一月死也德修招則六月間以銀三百兩送世相處使之圖得毒藥使東宮廚房內人李氏和飲食用之云是昭訓六月死也六月十一月如是相反况辛丑六月殿下方在潛邸豈有東宮廚房乎虛妄一也德修招則使世相圖得毒藥是藥非自外送之也宇寬招則德修輩櫃中出一封物使渠傳給世相云是藥即自外送之也而招相左虛妄二也所謂用藥之金尚宮殺昭訓之李宮人終未有其人則虛妄三也其所謂小急手之虛妄可知

也至於平地手初則以乘喪矯詔為廢黜事發告而主張
之人是為池烈也身死已久則後為石烈不服而死則又
忽粧出宮城扈衛事隱然以是證廢黜事而當時群凶以
聽政一事驅之篡逆之科其意不但搆陷諸臣而已顧何
足多乎而其間節次不過以李森為忠兵柳就章為中軍
一歎而已森之忠兵出於自求通朝所知况果欲引就章
於中軍以為同謀之地當預為謀計丁寧相約何待森既
出就章請囑而後始差就章又何以旋擬就章於平兵首
望乎綢繆布置之謀果如是乎就章招內十二月初五日
諸大臣會于李健命家謀為扈衛事云而其日即健命出

疆之後也其時鞫廳亦知其虛妄更問就章即服其誣罔
宮城扈衛事又如是落空則所謂平地手者虛妄可知也
此獄肯綮不出三手而劔事矯詔事初無著落獨以藥事
三年鍛鍊至 殿下嗣服猶不捨金姓宮人事以實無其
人明白 下教然後始為停啓許多枝節無非虛妄而其
中取銀一事為大闕捩千枝萬葉不可枚舉姑以臣詳知
者言之禹洪采招中黃兵等城物力請得之報狀金省行
得於其祖云尤極孟浪其時臣待罪有司堂上大臣以無
可給之物憂之臣以北漢等城時貸用黃兵物力其代作
米數千石於西南以此米給之為可云大臣稱善依臣言

許題其後又告急大臣復問於臣臣以為今則備局無可
給之財防題之外無策大臣亦依臣言防題以送木二十
同米數百石實無出處大臣何以許題况書目題送必受
押於堂上遍示諸堂而後回送備局規例臣豈有不知之
理虛妄若是他又可知且聚銀搜局其死當死而既非謀
逆則知情不告宜不至死各人以此承款或有生道承望
風旨胡亂誣招及其承服不問條件之如何一併以同叅
謀逆結案照律似此獄體前古所無且告者之言雖有大
段違錯不一詰問於虎龍惟以迫問被告者為事今日添
一問目明日添一問目左右詰問不一其端又以朱杖衝

撞左右前後刑死之人脅骨皆折腸子露出治獄之慘毒
如是雖有百喙其誰脫出三年為獄死者四十人古今天
下安有如許獄事先王知其如是或以旱灾命放諸囚
或以盡打老論嚴斥之兩大臣被禍亦降還收之命可
見先王本心愍惻枉死而群凶力爭角戰好生之德盛
壅遏而不行可勝痛哉上曰禁堂三司意皆同乎有慶
曰此獄綱領無出於大臣所達矣師益曰云云致中曰虎
龍所謂龍澤所贈之劍人謂寶劍或稱七首今始見之特
一柄折鐵澁之小刀凡人行中尚且不堪况謂行凶謀弑
之七首乎謂之贓物者尤不近理鎮遠曰此劍金龍澤之

借白望者也龍澤招曰白望虎龍皆求此劍以備行李之用而渠借白望故以此含憾云矣必恒曰三手獄事多不近理大臣劄錄條段分明卞破詳悉臣意無異昉曰云々箕翊曰賊虎告變逆鏡治獄其時粧撰勢固然矣誣罔情狀節々難掩大臣旣卞臣何更達墀曰壬獄之冤枉與儘孺婦亦皆知之橘曰臣自下土而來曾聞鍛鍊罔測上及不敢言之地一國人心孰不憤惋宗變曰云々鉉輔曰臣於此獄實有應避之嫌古今天下豈有如壬獄事乎德全曰臣新自鄉來而獄情隱秘其間曲折外人容有不能詳聞者今見大臣劄錄明白劄劫諸臣豈有他意致中曰其

時按獄人中豈無心知其寃者而一鏡氣勢鴟張少有崖異輒驅之惡逆同護之科故不敢言矣鎮遠曰 聖上特許翻案然後人心始可悅服 上曰壬寅事言之汚口而虎龍上變後凶言不忍聞雖匹夫猶不忍以汚辱加於其身况予受 先朝遺體何忍當此污蟻之名乎變書中乃曰洗東宮難洗之誣而實則渠以難洗之名加於予也其時予則自畫矣治獄之人請治可也只以拔去此一端為請外為好言而實欲置予於黯黯中其計尤拙且巧豈非劫痛虎賊固不足道世受國恩立於朝廷者宜有顧藉而如欲究問獄事不成故只請拔去其可忍此雖史冊上予

不見之豈意予自反受罔測之誣乎鏡之辛丑疏與虎瘦
書一也摺紳疏云者只止七人何也彼中亦豈無知其凶
慘者林鏡威勢無一人言其非豈不痛哉以鏡疏謂之為東
宮疏者妖儉幻弄之說也儉事不成瘦書乃出一邊廷臣
盡為屠戮慘矣慘矣三手中劔者頃閱推案見贈劔條固
已疑矣今聞大臣言誠可笑也不過龍澤偶以劔贈白望
而虎龍仍以湊成劔之一說已落空矣以藥言之德修之
言誠可恠矣設使真欲為此事其實不能為矣鎮遠曰昭
訓事或有致疑乎 上曰若或致疑豈可說破虛妄極矣
至於池烈 先朝老尚官有何希冀而為逆適為虎所知

引而為證渠安敢乘喪矯詔予知決非為逆之人且既骨
之後雖欲為逆得乎宮城扈衛之說益知其妄矣至若誣
告者承望風旨妄希生全今日疏決勿舉論可也鎮遠曰
原其情狀各有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之師益曰誣告者死
中求生陷害他人之謂也誣服者不勝楚毒而然也不可
不審處也 上曰問目辭緣遲晚云者不可謂承服安有
如此結案乎鎮遠曰此所謂金龍澤結案也其緣坐籍沒
皆還給乎 上曰然矣鄭獮重上曰予未及言矣掌中書
國者豈有為逆右相曰不
可以誣告論
上曰然矣 沈尚吉右相曰只為叔求官不可混施誣告
上曰然矣右相曰此三人下亦
書故字乎
日依此為之 上 趙洽金盛節李正植金昌道有慶曰當以
誣告律論斷

臣等在外 上曰其下次次陳達金民澤 上曰此則別無李

天紀 上曰亦白望 上曰論張世相 右相曰前後承服之說

依為之 白烈 上曰二英 上曰與沈尚吉 徐德修 上曰其

鄭字寬 訊終至取服不告變而被告之人不為對質連加刑

也 金一觀 上曰與字寬 沈摺 右相曰所謂承服非渠所供云矣致

中曰與沈尚吉無異矣 李憲 上曰與威節異與字寬一論

行 柳就章 上曰此與金克復 右相曰與李宇恒憂德 招無他

大臣隨問隨答 元無犯上之罪 以亂言 李宇恒 右相曰其

犯上律行刑豈非至寬 上曰給產 李宇恒 右相曰其

病重他罪人拿來問停刑 啓請緩過 一日稱以遲晚取服

旋人物故啓明是勒捧於將死之際 當與子同為伸冤 曰

上曰究問羅卒快為白脫 然後復官也 鎮遠曰盛節招曰

復官究問羅卒快為白脫 然後復官也 鎮遠曰盛節招曰

辛丑冬諸大臣未發配字寬云更當搜局故遲留不發終

無好奇不得已發行其時禁府無押去郎廳屢日遲留差

出假即始為發行臣於其時亦然其虛妄節如此 上

曰然李明佐 上曰與誣告 禹洪采 右相曰承服虛妄之狀

營之事全有慶以其事入其獄矣 上曰給緣 梁益標 上

有慶曰以其招觀之 誣服可知 上曰給緣 梁益標 上

與洪采一 金昌彥 右相曰亦不可以 金盛節 趙洽 徐德修

李正植 金昌道 上曰施以誣告律有慶曰正植 金民澤 洪

義人曰時者李尚龔 金時恭 邢儀賓 李德峻 右相曰不服

并復官何如 趙松 右相曰松辭舉 洪啓迪之名 雖非援引

上曰復官何如 趙松 右相曰松辭舉 洪啓迪之名 雖非援引

上曰復官何如 趙松 右相曰松辭舉 洪啓迪之名 雖非援引

上曰復官何如 趙松 右相曰松辭舉 洪啓迪之名 雖非援引

因此添作殺啓迪之案不可比洪舜澤右相曰雖微賤給
於不服而死上曰勿為復官故至杖死如國人之尤為於愍只以使行同往之李壽民中致
日先朝舊將竄死絕域日昨赦算既蒙放李喜之洪哲人
當依李尚讓等一體復官上曰依為之李器之金省行及微賤者李崇祖錢仁佐玄德明李尚健
無官者并伸雪上曰不服而死致中又稟竄謫秩洪彥度金時昇李志達
黃尚鼎金昇五皇甫錫文德隣任晶李相成李命龍李垺
李鳳鳴孫碩祖李囿春李悟沈尚奎沈尚友尹時澤李壽
岳李星彩洪聖疇徐允興朴厚應金壽千鶴孫一業放送
金龍澤李天紀鄭隣重柳就章白望池烈緣坐諸人放送李志達
右相曰目少以行誼見補生平貧窮被謫之後尤無所賴
而八十之年忍飢讀書可謂賢士仍為叙用好也上曰

當其時能行志節可尚依為之李義淵上曰伸冤鳳祥又稟刑曹疏決
案李秀節黃尚中崔補鄭道元朴恭登李昌輝朴趾赫及
李義淵子歧金送并放鎮遠曰壬寅按獄諸臣鍛鍊之罪不
可不明正三司合辭力請上曰并削黜彙晉曰罪若止
於削出廷臣何必力請上曰若施反坐律則遠竄亦輕
予有深思勿為煩達彙晉曰雖不施反坐豈可削黜而止
上曰賊鏡伏法疏下遠竄其中風靡之人何足深治彙晉
曰鍛鍊冤獄掩置聖誣與賊鏡無異即一使令非渠黨
之魁昉曰坐以指嗾者真魁也鎮遠曰苟不明正其罪不
免置殿下於黯黯之中終無別白之日三司并力請

上曰削黜非不知輕歎而三年按獄之臣不知其幾或竄或配雖不足懲罪而氣象豈不愁慘乎但尤所功痛者自庭鞠移本府欲任意鍛鍊其意益凶庭鞠時諸臣遠竄移設後諸臣限壬寅冬并削黜鎮遠曰妾官不可無追奪

上曰豈曰無罪大臣異於凡僚豈忍追奪乎在予為自已事鎮遠曰在臣等為君父討賊鳳輝既不罪恭者等又斬追奪豈不悶鬱 上曰請討固然予有所執喬岳曰庭鞠

時按獄諸臣既 命遠竄承旨叅臺何以為之 上曰一

體遠竄 李正臣趙景明 遠竄 黃爾章尹行教全東秀俞命

徐命遇金啓煨 疑尹會慎惟益韓在垣朴微

賓鄭壽期柳 削黜鎮遠曰壬寅獄既知其搆陷則削黜不

綏金弼錫

可已 上曰翻案後削黜次第事鎮遠曰討逆科不可不

罷既削其勲獨存其科可乎彙晉曰必也正名無其實而

有其名於理乖矣於法舛矣 上曰國家設科來觀而獲

叅豈必皆以討逆為幸盡為罷削似或太過正名之言好

矣亦為罷削 朴思游沈世遇朴阪東李玄輔李詰輔李潤

身鄭道亨權壤鄭道殷尹尚白尹敏教尹志 恒徐 府啓會盟進叅功臣嫡長請并削職依 允 北青洪

命杰 從柳綏豐德申德夏慶州李萬重安岳申秀夏錦山洪應

夢殷栗朴微賓安陰朴師億禮安李德淳金化申最彦龍 仁李思胤連山李景翼和 現告無實職者不錄西司啓朴

順趙復命平澤洪舜元 長潤正邦刑 不允命絕島安置 南 荐棘壬寅八月十

三日請對諸臣削黜黃夏臣贈職事 下教 從府啓也閱 鎮遠曰長潤

事不過別樣峻論媚悅時輩賄取好爵而已豈出逆心上遂命島棘

晝講八侍

二十六日晝講八侍時右相請向來凶疏人一併論罪上命承旨金樸取其疏讀之曰果凶疏矣又讀三岭等疏上曰尤為凶慘矣因命李德培具斗錫李三岭島配李德標權瑞鳳崔 釜鄭鬪李嘉運遠配鎮遠因進曰昭訓之喪所關重大宜下備忘明言元無疑慮之端然後人心可解王世子長成後亦可慰安其心上曰此事尤為無據矣德修招乃發千萬意慮不到之說其時元無疑慮之端行藥一節彼以出於亂招者作為機穿仍作黃水吐出之

階榜思之心骨俱寒陷人禍國至於此極耶不必備忘只以此下教出舉條以示中外

請對人現告

二十七日壬寅八月請對人現告覲光佐恭億肇演台佐恭恒重茂重器杰始煨遇進世最就明熙晉景命廷濟明彥廷虎顯章普昱匡輔大英重熙益淳真淳命奎善長翼命并削黜 上以光佐恭億位大臣命拔之四大臣伸冤告廟頒教事治宅填土事冊封使臣賞典施行事沈峻趙鎮禧削黜事

左相劄

討逆本末

十九日左相鄭誥上劄乞退因曰今日之事下誣討逆本也伸冤削黜末也諸臣之冤雖伸 聖躬之誣自如也偽錄之勲雖削而鍛鍊之人晏如也未知何事虔告 太廟耶伏願姑徐以竣後日焉且必以 先王不幸有疾而群小欺蔽為辭然後 先王之至仁盛德始可彰明較著 荅曰大臣諸臣既以伸雪誣我一節初不介意不愧屋漏一時邪辭不係于身只予天君恭然非以重法極律雪其冤明矣告 廟事卿言如此姑待鞠獄收殺而舉行措辭豈忍更提此等語

金壇疏

請疏卞誣獄奏文

四月初三日金壇疏曰向來誣獄謂之討逆因為奏聞其意陰凶發此議者明正典刑前頭使行附陳而疏卞焉相劄之 批告文措辭豈忍更提為教何群凶之所欲諱者殿下亦隨而諱之耶乘 先王違豫之際締結凶閹表裡和應無所忌憚何不打破此頭腦而只以搆殺諸臣為教耶感傷和氣之 教何為而發也試想向日景象無數忠良駢首就戮宛轉呼號之狀 殿下無異目覩至於被禍者家屬亦多沒死則 殿下之所未聞者也故相臣李健命死後定奪兩孤扶柩到德山藁葬未乾頽掘兩坎於其傍一時處絞因以埋之至今三墳累然草木亦不生行

路過者莫不垂涕其他緣坐死者皆然舉一可知非緣而死者不可勝數亦有闔家沒死妻骨道路若此者方可以感傷和氣 荅曰教文事已有處分故左相事尤為慘矣今本道各別顧視其他如此者亦令其道一體舉行奏文事一已恠駭其可再乎

院啓

正言李秉恭啓李世最崇獎逆鏡以扶天擎日擬其功倡義抗疏許其節及當前冬論罪之日亦不引罪其所負犯百倍巨源請遠竄依啓高應燁投疏有曰自丁酉獨對之日已知有今日事宋臣張俊肅清苗劉勉其君以剛斷臣

亦為 殿下眷 於今日辭意陰凶不可置之請極邊遠

竄依啓

茂山竄

西司請儉獄知情內官拿鞠大臣申請 命內侍府出付孫荆佐推問情節

荆佐供曰尚儉必貞做言闕中有狐著白簇頭里往來托以捉狐多設機罟於清暉門乃東宮往來之路欲阻遏問安以圖陰凶之事蓋搜局之計也其謀害情跡推此可知其時搜局由於一鏡之疏彼此和應之狀人皆言之矣加刑再供曰臣於尚儉秘密情迹雖未的知每見尚儉持兩頭筆作書或真或謗見人則驚捲深藏頻

頻徘徊於內門帳下若逢親密內人顯有授書相通之迹內人乃是必貞隱秘之狀闕內諸宦所共知尚儉自兒時受學於渠家蘭墻沈成川益昌家聞一鏡往來而時常聚會尚儉所為皆受其指揮若問益昌諸子及尹就商儉人徐斗昌必貞侄姪巫子可以詳知其狀矣掌令李倚天請拿諸賊 上許之遂拿鞠益昌時已死子廷玉廷紳及斗昌等

廷玉供曰臣與元徽異姓再從一鏡卽臣前母之從弟一鏡少時追遊臣父而所謂凶謀及辛丑十二月初六日擇日之說臣不知矣加刑再供曰姪儉寧邊人一鏡

元徽皆經府使故情密辛丑七月晦間三更許尚儉家忽暎火光有開門聲追後問之則乃一鏡也如是往來不止一再加刑又供曰臣問尚儉曰金叅判何故來儉曰金言吾方應旨陳疏批旨何以則速下若遲則無益矣吾曰城主分付如此若願知疏入時當有周旋之道云云元徽以平兵下直時臣問前所欲為者今乃為之果好否徽曰好矣一鏡輩當局欲蕩平天下盡殺老論專用南少矣尚儉家有客每夜到臣問之則曰元徽尹就商睦天任元日瑞來往謀議而搜局後就商為訓將元徽為平兵天任速陞迢遷且復其祖官爵等事也更

推供曰辛丑至晦臘初間臣謂尚儉曰所圖之事既是重大同議之人不知四五人汝須言之儉曰金叅議言疏批圖得之後疏下六人必須除職之意屢_レ懇托矣加刑供曰辛丑九月間一鏡書邀臣與儉偕往鏡曰以吾文製疏少有周旋豈不成事臣與儉笑曰令監之言好矣其後來往謀議皆疏批速下搜局速成之事而已一鏡之疏乃其肯綮在內主張圖出疏批者尚儉老論疏章從中阻遏者有道也加刑供曰辛丑十月初二日初昏尚儉與一人密_レ相語至夜深臣問之則曰前所云_レ尹先達蓋隱語指就商功勿宣洩之意握手申戒

矣時廷玉為直招就商使廷紳書通廷玉使之變辭現捉於詞察討捕校云

上命荆佐絕島定配兩司請鞫問沈檀 上不允亟命竄荆佐于南海

贈官贈謚

五日上命冤死人別單書入特贈李晚成李弘述左贊成洪啓廸金雲澤吏判金濟謙吏叅趙聖復大諫金民澤副學尹懋兵判白時耆李尚謙金時恭戶判尹志述任敞持平遣官致祭故謚聖領議政金壽恒文忠左議政李健命忠愍右議政趙恭采忠翼領議政金昌集忠獻左議政權

尚夏文純左議故李願命忠文贈左叅贊李喜朝文簡
八日禁府沈檀朔州李世最光州遠竄

鄭錫三疏斥袖劄

司果鄭錫三疏曰相臣袖劄以先大王疾患布告中外
為請他相登對果蒙準許臣直欲痛哭流涕雖尋常言
動之節身後對人而言尚此怵然不寧况今追提聖候
何等至痛藉令先朝處分盡為群下之所欺蔽惟當問
罪群下如是而止亦足快意何至忍提不忍言之地上以
戚祖宗之神靈下以駭四方之瞻聆我一請再請左右
迭進終至撓奪諸臣之罪不暇索言所惜者見誤於一

種反常之論也 上下備忘削黜

兩司啓討錫三

司諫魚有龍持平李彙晉啓先王疾患非特先王之時
親教是聖考之所軫念本非可諱者而群凶必欲諱之
者以先王為無疾患然後方可以達儲代理為廢立篡
奪故也渠輩情節莫迤於天鑑之下欺蔽擅弄貽累先
王之罪益不可掩錫三投疏疑亂天聽熒惑羣心有若以
無為有故為暴揚者然戚祖宗神靈一句語有非臣子所
敢言不幾於矯誣宗廟乎撓奪反常等語肆然欺誣自
許以萬世綱常遣辭造語尤極凶慘請絕島圍籬依啓尋

命遠竄因 下教曰錫三䟽語雖可駭其意乃予初不忍言者寢其添入之命左相遂退出江上

右相䟽

右相閔鎮遠䟽曰疾病之來聖人所不免聖德掩翳千古之所疑惑諱疾與彰德孰重孰輕辛丑以後變易 肅廟之處分戕殺 肅廟大臣固出於小人之欺蔽而若非無妄之疾豈至於此哉必須明言 先王違豫之實狀然後乘間欺誣之情節畢露必須明言小人欺誣之情節然後先王本性之懿德彰明矣大義理大根本只在此一款而錫三敢以違豫二字為不忍聞不忍提之言而 殿下納

其說臣見識謬錯秉心不忠反常悖理即日斥退 上還收前旨

備忘記

是日下備忘記曰教文中添入違豫二字者廷臣豈強為而然予豈不忍而為哉近日處分遵 先朝之遺意彰大行之聖德若不添入違豫二字則中外咸曰吾王聖明群奸何為擅弄何為欺蔽云爾則是欲明聖德而歸之於疑惑之料一時之不忍小節也彰聖德於後世大義也豈可拘小節而廢大義是予所以還收判付者若因此事更為提說當繩重律斷不饒貸

文學宋寅明同知徐命均又投疏 上并命還給後數日
更下 傳旨還收添入之命李倚天李彙晉請寅明命均
之罪與錫三一體論斷 上不允吳命恒在鄉投疏輔德
趙文命亦疏救三臣 上皆優答之
左相以下聖誣討亂
逆為已仕見廷議務
致蕩平快意引去屢請休致及是時
遂自東江因歸忠州棲岩上不復入

正言韓德全疏

討致雲泰者錫恒為魁

正言韓德全疏曰 殿下必欲曲貸致雲宜先斥退臣身
臣於近事深有所痛恨者誣逼 聖躬戕害善類豈特輝
賊輩而已溯源論之者恒為魁泰者一嫌字實謀危 殿
下之張本 慈聖哀痛之旨隨輒繳還密啓北門作頭者

恭者移鞫本府主事者恭者斷其本末罪當何如至於錫
恒終始主張乍緩乍急若操若縱擅弄機關終構巨禍論
其負犯奚間者賊不可以既死而容其漏網亟加追罪之
章焉向日凶黨募取京鄉無識之類為宣舉父子翻案改
頭搜面諧賊狼藉其中廣奉金壽龜之疏尤極凶悍以醜
悖慘毒等題目污辱先正以射天篡逆等語肆加忠賢首
之以袞貞仁弘結之以章蔡繼祖用意陰慘指擬無倫不
可以人微而置之宜施島配之律黃昱金范甲亦宜略倣
壽龜而處之靈光黃翼再已巳凶黨賊鏡赴謫之路乘夜
潛往握手綯繆傾財贖遺如待親戚宜施削版之罰 答

曰層激之論予所不取

趙觀彬疏

江華留守趙觀彬疏曰先臣立朝四十年赤心愛君斷
無他肆我 肅宗大王手自簡拔致位三事先臣之終始
為國至死靡廢者實出於追報 聖考之誠惟彼陰懷異
心者乃以先除股肱自為得計而初則獨不敢以聯劄一
事擬以極案及夫宦獄出而逆節盡露使行還而冊封得
請則諸賊危懼死中救生并與先臣而必欲甘心仇怨潛
逞凶啓始發以憾慙於 肅廟者操戈於 聖嗣以憤嫉
於 先王者負弑於毒論而靡然掇拾者率是賊黨之腹

心勒引落空之誣招添成白地之罪目甚則至親和應助
成禍機孤忠莫白抱冤九原而臨死眷之之言惟在國本
之安危嗚呼 聖躬之得有今日實是 皇天祖宗之陰
隲則先臣有知亦必無恨於當日之禍矣臣實冥頑不孝
尚今偷生猶能以積年未訟之至冤一陳於黈纊之下而
彼三相家則闔門殄滅誅訴無人 聖念及此尤必有盡
然傷惻者矣

知敦寧李觀命疏

知敦寧李觀命疏曰臣等臣健命從凡臣願命同被 寧
考之倚毗素懷殉國之赤心苟係 宗祀之安危不顧一

身之禍福凶徒仇嫉構成誣案并置極律而至於臣等則奉使準請之故被禍尤酷尚忍言哉蓋凶徒之搆殺臣等者不過數三事而聯劄之舉奉行 聖教扈衛之說日月差爽此則大臣陳辨 聖明洞燭而痿弱兩媵之說不得不略陳焉手足不仁謂之痿痺血氣虛憊謂之痿弱醫家恒用之語寧有一毫彷彿於凶徒所云云而乃於許多載籍中覓出凶恠之言證成罔極之誣設心陰凶用意巧慝若使二字果如其言則其時凶徒之提舉槐院者奏文往復之日何無一言而末後合啓始以此為一大罪案耶至於做兩媵之說臣等在燕周旋之際彼人書問 先王生

育有無故書對以前後兩妃左右媵屬一未有胎左右媵屬之變作兩媵已與扶聞中文有異而封典成否專在嗣屬之有無則書問之時不得不據實而直對只欲明其嫡庶俱無生育而已非謂真有兩箇媵妾侍御左右也建儲之後惟彼凶賊輩百計動搖輝疏未售則日夜渴望專在奏請之見枳臣等善辭竭力準請而歸凶徒憤恚仇嫉益甚拈出扶聞中句語添作罪案移鋒先擊而虎龍寢書急上於先來之翌日其意豈但搆殺臣等而已臣等赴謫之日與臣執手泣訣曰若使 春宮終得保全則一死亦榮更何所憾其一片丹心可質神明及今高明繼照 前星

耀輝 宗社之安億萬斯年九原之下以邦基之鞏固大為慶幸而不恨當年之橫罹慘禍矣

崇節祠

十一日命復建崇節祠以尹志述配食

四賢祠也古徒毀之至是館儒疏請

之禮議金祖澤申請上特許之

掌令李倚天請恭者潛入宣仁門時引

入宦侍捧現告嚴鞫 上曰非今日所可提論

院啓

論誣獄

十三日司諫朴致遠啓向者群奸誣成獄事時臣久在建囚不無目睹者張世相之捧招下獄也左右羅卒寂無唱喝之聲前後擔曳已非生人狼狽恠問府隸則曰已物故

矣忍杖已死之人誣成結案之招隱藉屠戮餘可推知况今萬俊既已直招搆虛成案之罪不可不嚴懲必貞石烈則或在家自死或不究而在斃有道尚儉則微發其端欲吐和應之情跡則急喝吏卒輒撞其口嚴飭羅隸高打脛骨使不敢言此臣目睹不勝憤惋况勿使外人知之語出於官僚直請正刑之舉發於前席內外締結之跡昭不可掩請其時諸臣問即并拿鞫嚴覈 不允

宋必恒疏

蒞斬請對人重律事

十六日前執義宋必恒疏群凶之戕殺四大臣孰非冤慘而故相臣李健命受禍尚忍言哉一種凶黨把握生殺殆

啓既允之後擅留禁都辭發之行相率求對刑請蒞斬體
國大臣不得一言自白慘被極刑於絕海存棘中恨血埋
碧冤氣干霄君命不宿古訓至嚴渠輩何逗遛王人肆行
凶臆伊至於此哉宜令有司考出日記請對諸人一查
究繩以重律

府啓

三啓首羨人事

十七日府啓三啓首羨人鞠問隨叅人遠竄上命首羨
人遠竄隨叅人削黜弼夢聖時前已島置趙遠命削黜

合啓

疏下六賊亞正邦刑事

十九日西司大諫鄭亨益掌令李倚天合啓疏下六賊亞

正邦刑 不允院啓壬寅八月李明誼權益淳呂善長等
乃以賊彙霍顯趙高等語狼藉劄中鏡事發後潛囑血黨
政院日記或刀擦或墨塗又使暗發劄本尤極陰凶依律
科罪 上曰墨塗刀察昭不可掩與一鏡無異同而勘罪
當用次律并絕島安置益淳濟善長島明誼 府啓李顯
章頃年疏曰聖復效忠於春宮曰帝奕我殿下孺嬰我春
宮其他潛圖密地之說論其罪惡萬戕猶輕姑先絕島圍
置依啓濟又啓前監司權啓辭疏顯示怨懟之意曰以向
來治逆之論驅諸罔測之科曰密網之布無人得免且逆
鏡赴配路過完營磨乃出見握手相慰流涕送行請遠竄

上命削黜

柳述特竄

二十日叅賫官金棒啓光城祠宇入城時請給輦丁上
曰光城子孫老幼一并竄逐少有嚴畏 肅廟之意何敢
如是近日臺啓未嘗及此予甚慨然首發人遠竄舉輦丁
題給柳述現告興海定配 傳曰其心慘毒思之痛骨慶
源遠竄

鄭亨益疏

二十一日大司諫鄭亨益疏經握之職責任何如而李重
協乞憐訟尤重負疵謗而從叨舊踐朴致遠不有危禍言

議峻正而見遺館錄申聖夏賢相為父名官為子而不聽
諍子之言冒叅盟祭之列德山趙明震不思姑母之隱痛
忍叅誣獄之賀班司禦金令行衛率金時佐以故相臣一
家子弟諂附凶黨言必稱凶集用心行已不忍正視宜削
仕版清牧李滌恐失要職巧避䟽頭李志達乃以篤老竊
憤其謀免挺身替當臣所見見臣謂罷滌之職樊志達之
氣節 荅曰重協復授其任何心駁論聖夏明震爾言過
重令行時佐誠極駭然依施削版李滌事爾言是矣

府啓

李泰和金時龜黃昱全范甲事

府啓向來李述之妻籍隸沃溝子二孀婦遭此慘禍豈無

自經溝瀆之意只以覆巢餘卵在抱故九死一生若不保
晷刻之命而縣監李恭和每於點考時威脅驅入耽去所
蒙強令屈膝多般困辱下吏輩背面而啼不忍直視凶黨
聞之亦為駭然請極邊遠竄金時龜黃昱金范甲并遠竄
依啓恭渭原昱谷城范甲光陽時龜慶源

二十三日命卜相李觀命右議政

李鳳祥錄用

二十五日上曰四大臣中趙判府李左相有兄有子皆立
於朝金領相李判付若有子孫不計年限各別錄用清風
府使李益命疏曰臣昨夕始抵京輦得見寡嫂書臣從孫

鳳祥實不死遁竄宜卽自現而尚不知所存處方命家僮
遍為跟追俾使自現而渠亦得見今日雖明日就戮必當
甘心 答曰今見爾疏不勝欣慰此非爾兄貫日之忠所
感哉令該曹調用爾勿待罪時金龍澤子寂魯亦自現於
禁府 上特命分揀

校理洪鉉輔疏訟李重協

校理洪鉉輔疏重協之致人疑謗不無委拆當其遠竄因
道內一宰之貽書答言生出牢狴實荷 聖恩罪大責微
分甘投荒省愆之外復何所云者其果一毫彷彿於乞憐
耶中間一贖本忽地幻出曰隨彼妄作終陷大戮不有困

既惡能懲艾又曰雖悔曷追此本傳播疑惑聽聞蓋巧險之人因其省愆之言惟意變幻遍誦於凶黨必欲挽附時論也惜乎諫臣未詳其巧險者幻弄而一筆句斷也 荅曰諫長之言過矣爾言是矣

三司合啓

恭者錫恒追奪事

二十六日三司合啓恭者一嫌字於 殿下禍根陰嗾輝賊先達恐動之言繼上一劄益肆敲撼之詐不有臺閣闖入宣仁不由政院自達九重締結排布釀成禍機之後俊烈肆毒於內鏡虎逞凶於外而恭者主張封還諍教使我慈聖不得運用賊虎變書誣逼東宮則毋究梁獄引以為

證佯若陰護而實歸 殿下於罔測之地其心所在不待白聖三種之說而灼然可知况所謂緩論中恭者為魁此一欵足為結案錫恒欺蔽上聰引用凶賊屠戮士類斃敗名義之罪不可勝數而以最大者論之代理之命才下錫恒之車已到先知準備待候和應罪一及其人對至此傳禪世良陰移天位之說鏡賊輩冀顯恭操之目實起於錫恒罪二虎賊變書出後 殿下至欲辭位所當驚心痛骨快卞其誣而以語逼東宮勿書為請雖若顧藉實使 殿下無以自脫於黯黯之中罪三賊虎誣 殿下之言何功而錄勳群凶戕士類之獄何閑而奏文罪四士寅誣獄終

始按治或已死者而勒成結案或已埋者而且加刑戮弛
張緩急莫測端倪教誘逼迫一任羅織出生入死無人得
脫上貽累於先王中媒禍於殿下下流毒於生民三
百年宗祀幾乎淪胥罪五白望三種之說錫恒當其一此
一款足為結案請者恒追奪官爵亟行拏籍寺倚天作前啓鳳輝
嚴鞠依律事光億施以絕島園籬事并不允

院啓

院啓兩大臣泉壤啓首發人遠竄連啓人削黜依允首發
人鄭楷慶趙翼命富金始燁鏡遠竄連啓人韓在垣朴微
啓章尹會成德潤黃晟沈瑗柳時模金維李真儉尹彬趙
志彬尹容趙鎮禧李廷秀李重觀趙錫命吳命峻李明彦

朴泰恒李真淳金始煥趙尚慶朴喆東李著尹志李承源
鄭壽期尹游吳命新洪廷秀朴秀慶申致雲李光輔宋真
明任光洪廷相全秀錫柳秀垣吳遂元俞房通柳綬李廣
道全重熙趙遠命李獻章李普昱李春躋權唐李廷傑尹
恕教柳儼李聖臣尹淳具命奎朴師儻李等六十三人并
甫章李廷濟韓金浩曹命梁廷虎
削黜 又啓安峽縣監李夏英凶徒門客濫通蔭仕故相
臣李健命之被禍也以禁都監刑咆哮督迫無所不至時
刻未及催促愈急強令脫去衣服身上單衫亦不許著故
擇村童勒定刀手胡亂斬斫慘酷備至見者掩目聞者酸
曼至今國人悲之渠亦人耳何忍為此請極邊遠竄依啓
三水遠竄
府啓

五月三日李倚天啓故領府事李健命之被禍也該部官
凶黨私人檢屍之際故為隱避催促不來暴屍江岸捱過
半日不敢以一尺衣掩其面赫暘下曝塵土滿體路傍觀
者莫不掩面流涕其甘心快意媒進圖名之計萬一痛惋
請府官趙彝昇遠配吏卒從重科罪依啓李願命之被拿
宣傳官李昌壽密受凶黨之旨困辱驅迫無所不至縛係
侍人不通水飲賜死命下誤路改程私發吏卒列陣路中
控弦露刃舉措凶暴景象愁慘及夫受命江郊故留不發
指揮吏卒當門咆哮使其至親不得接跡如報私仇決難
容貸請島配 上曰年少武弁不識事例隨風助瀾之致

施以削版之律

三司請對

鳳輝光佐恭者恭億事

十一日三司請對時

上曰答啓中三啓

輝光億事

答以亟停

勿煩二啓

者

答以更勿煩實有深意今當盡言恭者於

先朝受恩如何辛丑年間彼人有意外之語設使廷臣無
狀不能揮却予豈出見而恭者急投疏有若縵間予不
掛念至於賊虎變書上後終始按治者恭者也其論金夢
祥事犯上不道浮於鏡賊必欲殺之虎賊變書不道之說
非此招之比而鍛鍊成獄如得奇貨予於其時已知不公
屠戮善類不忍泯然予上辭疏渠乃請對故予以因子之

事粧成獄事不忍安視之意言及則渠若有一分人心似當緩獄而必乃搆成其後諸人踵而為之何足恠乎辛丑劄子北門潛入不可不謂大罪而其言所在誠無足言追奪可也孥籍置之一鏡䟽下六人加棘李倚天啓李師尚發身之初已為名義之罪人立朝後專事凶譎伎倆陰啖賊溥釀成誣獄楊殺林演圖絕禍根先塲代製竊占兩子之科名暗地聚銀久主凶黨之陰謀而猶是細故厥有三罪常以其身見棄先朝其子被削賊科忍國誓君所以吠日射天之計無不攘臂擔當至舉昏朝之時敢擬寧考之世罪一白望之上變告謀害國本之賊而挺身入對

狙擊請討之老臣以絕保護東宮之路聲援待命之凶孽終售撲殺告者之謀罪二向年大臣聯劄不過遵丁酉舊例而至謂之篡奪凶逆必加而慘刑極律况其在外也以先除大臣不可遺一之說大播都下既有先除之謀則後所欲為之事灼然可知又况與賊鏡身異而同一心腸姓異而便同凡第一動一靜無不相闕斥言隻字無不同響至於哀冊肆引莽卓誣辱兩朝神人共憤舉國同仇請安置罪人李師尚亟正邦刑上曰大靜移配

合啓

錫恒追奪事

恭考錫恒追奪事十三日三司合啓錫輝事上曰事閱

自己尚今靳允謂之私意可也但予其時疏救嗣服後拜相今日靳允一也何不體予意而勘律太過耶相持可悶依初擬律削黜光佐事 上曰所論決知其過何可以枉出虎龍勒加之乎但壬寅誣獄終始叅涉今日處分大定烏得無罪特罷其職叅億事 上曰門生等說謂之妄發可也但趙判府被禍後戕殺至親之人與之同仕可謂無據罷職可也叅者孛籍事 上曰勿煩錫恒事 上曰與叅者所為不無區別但自初至終鍛鍊誣獄皆其所為與叅者一體追奪孛籍勿論府啓李明彥李森趙趾彬事依啓明彥河森陽趾彬張機

尹陽來疏

十五日大諫尹陽來疏論議色目為世膏盲向來之禍心誣獄未必不兆於此今日急務惟當亟去大慝略置細故一反前轍務歸蕩平而日昨憲府二將訓將李鳳祥三弁黃兵趙倫慶兵具之啓終未擺脫此曰擯斥為事將駁一後翼府使崔必蕃世之武弁盡歸於標榜之中豈不大可憂懼哉 荅曰予亦知其過矣嘗竊慨世之未能擺脫時習也

李滋避嫌啓斥尹陽來

掌令李滋避嫌啓再昨伏閣討逆之意發簡矣陽來忽然投疏以二將三弁之啓歸於論議色目自歸蕩平直驅臣

於偏說之科隱然此之於向來之禍心誣獄噫嘻痛矣初
無異議於臺廳示草之際矣今忽追提於事過之後圖圖
為說目以標榜是有何大機閱而大論方張之日為此憾
逐諸臺之計耶 荅曰勿辭

聯劄

左右相聯劄曰陽來深懷顧瞻之情欲售疑亂之計潛心
揣摩仰探 聖志蕩平等說深中 殿下之意其詐非但
在於避事而已起鬧臺閣不欲同事抑何故也想其曰首
窮荒萬死歸來志氣摧剝左右顧畏作意煩避之致義理
愈晦倫常日斲終至國不國而後已可不懼哉 荅曰蕩

平二字自謂非難舉國同予意則豈不庶幾而心慨者此
事之未行也 左右相皆再疏斥之林柱國疏論作
一風波兩李始出仕竟劾罷陽來

李倚天避嫌斥尹陽來

執義李倚天避嫌啓頃以請對之由通議於陽來則多般
稱托後乃同入黽勉之色發於辭氣再昨又以伏閣之意
發簡則兩日往復不書謹悉臣方駭惋莫曉其意忽然投
疏云今日合辭乃是雪君誣討國賊之大義則渠安敢
比擬於向日危逼君父戕殺善類之事乎兩將之啓臣果
首發三弁之論亦嘗隨叅鳳祥則善事諂媚每於渠家往
來交通且以百斛米千貫錢賂結賊者百貫錢財備凶億

之藥需百銀重貨補益寬之家直又以七千錢贖其謫行
後翼則結姻賊鏡為其心腹輦輸貨財以求媚悅罷爵之
罰亦云末勘囫圇為說目以標榜不先不後伏閣簡發之
日必欲擊逐臣身沮戲大論噫陽來以光佐之平生親友
欲為光佐死無所辭向日專對大臣之被誣刑也獨免慘
禍實藉光佐之力故入城之日投進一疏獨指耆輝兩賊
而論之者顯示區別之意今處分稍加大義將伸則既不
敢異議於公議又不敢棄恩結怨不得不為此敲撼之計
沮敗方張之大議自不覺其溺私黨忘君誓之歸用意陰
謫處心巧密誠亦絕痛 荅曰勿辭

鞠尹就商

十八日鞠廳請拿尹就商及沈檀 上命拿囚就商庭鞠
二十一日府啓檀與鏡儉結為心腹綢繆之狀發於白望
宇寬之招廷玉至以目覩為證設鞠請拿而特以忝在耆
杜不賜 俞允檀以己巳凶黨得保首領老而不死締結
諸賊乘時逞凶罪在罔赦况其人入杜在於賊鏡得志後
果 甫廟時事則尤不可以一老物而容貸亟 命拿鞠
不允又啓尹會請遠竄依啓海南遠竄

侍講院疏

二十八日侍講院輔德等疏曰壬寅三月二十八日夜有

宮僚實兼官翊衛司官員引接之事翌日又有諸賓客及
宮官請對引接之舉而兩日筵說及諸臣所達全然不錄
不勝駭痛莫重筵說用意全沒前所未有大閑無窮之弊
乞下臣疏使之現發勘處院啓其時八直下番官巫命遠
竄事依啓柳彜垣現告昌城

輔德柳復明文學全龍慶兼
李箕鎮司書朴師聖兼徐宗

府啓討李真儉

持平尹焜啓頃年故相臣李健命之奏請也援丁丑舊例
請得別貨而齎去李真儉隱然歸之別欲有為之說其心
所在誠極叵測及至北使之來恭肴有冒嫌等語而曰仲

約有先見之明仲約即真儉之字也先見謂其將用何處
之說也於是真儉前疏之指意陰凶自歸彰露以此見之
鏡虎之凶謀未必耆輝光之獨為先倡實真儉之言釀凶
機也請姑遠竄 不允

六月二日府啓頃年儉獄時蒼黃中夜玉趾顛倒引接宮
僚涕淚滿面言不成聲備陳見逼辭位之意既有周遮沮
遏之計三殿阻隔陳籲無路則乃曰自內開陳禍機已迫
欲諭外庭則乃曰勿使外人知至謂兩殿違豫不可深夜
瀆撓差待明日使 殿下窮感中間受其危辱冀其凶孽
得行綢繆和應情跡難掩請其時宮僚一并島配 不允

秦再奚

五日筵臣白癸卯錄勲時堂上韓配夏使畫負秦再奚畫
虎龍像再奚曰吾於昔年畫 甫廟御真今不可以吾手
畫之配夏怒迫之再奚曰死則死矣決不可為也屢迫而
終不聽 上奇之特命加資

府啓討李師尚

六日掌令黃爾章啓向日白望之告癡也師尚力救一鏡
敢請問目外亂說勿書請竄申鉗也許以忠憤同聲準請
至以早暎之灾謂之緩獄之致請遠竄依啓鐵又啓徐德
修之逮捕也都事部將多帶羅卒直到達城茅突入府夫

人房搜覓樓上咆哮備至滿室婦女掩面俯伏至於搜得
殿下歲儀問安書札二張作為奇貨納諸鞫廳承望風旨
要為立功凶慝之類不可置之請查出姓名絕島定配

上曰都事投畀都事金世貞現告

八日罪人尹就商物故

與廷王面實就商語屈獨忍杖不
服刑問四次而斃斗昌亦杖斃

院啓朴徵賓事

十一日院啓朴徵賓虱附逆鏡濫通臺職凶黨所為攘臂
擔當遂發庭請唯諾人啓而辭意叵測錫恒傳禪世良陰
移之說相為表裡請遠竄依啓穩

鄭棟䟽討光佐

太學士鄭棹率諸生上疏討五賊極論光佐諱疾之罪曰
粵自辛丑建儲之日一種凶逆之輩大生疑怒鳳輝倡之
群奸繼之論建儲則必曰廢立也論代理則必曰篡奪也
其意蓋曰君上春秋鼎盛寢饋無愆而在廷諸臣無端夾
儲君為廢立篡奪云爾及夫渠輩得志之後相與倡言以
為君上畏忌權臣積年韜晦一朝而大有處分雷厲風飛
其實初未嘗有疾患也中外煽動聽聞熒惑自是所以為
諱疾之道者靡不用極及至昨年大喪之日光佐身居藥
院不設侍藥廳不行夕問安惟恐外人之或知 昇遐之
後恭億揆進教文乃曰那知一夜之間遽承凭几之音有

若先王體常康寧而半夜蒼黃之間猝然上仙者然致
令中外聽聞轉益熒惑向日李天海之變未必不由於是
矣 荅曰沐浴之義其何不可而拈出合啓之外語不裁
擇固已未安向日之下教不啻嚴明則爾等身居賢閣豈
不知五倫之重而敢引賊海之說更提不忍聞之事良可
駭也因命召入嚴責之棹抗言不撓 上怒立裂其疏投
之地擊破案上玉鎮左右震慄無人色棹不少屈對益劄
切 上為之少霽威怒始命島配旋 下教曰草野微臣
初見君父而天威咫尺之下辭氣不廢三百年培養之效
可見於今日矣尹志述事予常憇憐豈可復罪太學生島

配傳旨勿施 上之裂䟽也承旨李喬岳手自拾䟽而合置案上因功諫 上曰承旨愛我至矣明日更下批旨豈不知五倫一句改出

三司伏閣

十三日三司大憲金取魯執義李聖龍掌令鄭匡濟持平尹焜林柱國大諫李箕翊獻納李倚天正言成震齡尹心衡校理徐宗燮洪鉉輔聯名司諫鄭宅河掌令李暈晉修揆金鎮商在外伏閣啓請柳鳳輝亟正邦刑李光佐趙恭億姑先絕島圍籬安置恭者錫恒亟施孥籍律 不允

左右相率百官庭請

二十日左相閔鎮遠右相李觀命率百官庭請 上不允連日三上至三十四啓 荅曰只以削黜拒公議果非誠實柳鳳輝遠竄死者追奪生者只罷職亦非明好惡嚴處分之意李光佐趙恭億并施削奪之律黃龜河不叅合啓洪致中不叅庭請

尹志絕島安置

二十四日先是李倚天啓前叅奉尹志就商之子賊鏡心腹當其堂叔尹慤之受刑也冒竊誣科盛張風樂及今其父遠竄潛處鳳輝叔尚全家晝宵聚會踪跡詭秘請遠竄上命削版至是慎無逸請絕島安置依啓

沈壽賢縣道疏斥鄭樛

二十五日沈壽賢疏畧鄭樛之疏驚心痛骨至曰諱疾之道靡不用極又曰使舉國之人皆諱不敢言適中光佐之凶詐渠亦人耳胡其絕恃維持鎮安達極蕩平只在殿下而竄迹相望氣像愁沮光佐言行無愧古人一斥丹枕可質神明 荅曰前領府事一邊庭請一邊營護重臣如此他尚何說藉重逞毒之說指意危險竄迹相望之說奚不言於向時而獨言於今日耶

府啓

詩沈壽賢論趙道彬

持平金龍慶啓壽賢視君父被誣等於弁髦為賊徒效忠

竭其死力請島置 不允

持平韓德厚疏趙道彬頃年故相臣趙恭采愾啓方張後命且下而使其子晏然赴科自同平人親子侄之心何忍為此趙榮世昔在 肅廟朝屢違除旨有若自廢及至凶黨得志郵除郡緩無不勇赴歷抵凶黨揚言自得不得識人間羞恥一節前冬一疏不過贖愆之計 荅曰重臣事向日事雖曰愾毒國有慶科不赴可乎趙榮世事如是深刻殊涉過矣 又啓趙聖復請鞫首發臺官遠竄依啓夢弼

慶源濟山甲

師尚特用次律

七月初四日西司啓李師尚丞正邦刑 上曰先除大臣
之語雖極凶慘私家文字不可用一律其子削科 先朝
特教則渠於復科後揚言自得縱恣無忌未及復科之前
其心可知且其疏意與進鏡無異進鏡正法後渠作哀冊
文何敢用如許文字一鏡已見誅而師尚不正法後世無
懲惡之道然不可直用一律特用次律處絞其子敲章極
邊定配慶興

徐宗一疏批

十六日荅司果徐宗一疏曰向時誣獄鍛鍊之日陷其中
而誣服亦可慘惻而身生世家早好經傳豈可撓恟而此

則不可責之於人 口納問目外說上自大臣下至廷臣使
陷於惡逆其後三司之啓引何言而爭乎念之心骨俱痛
又以德修墜爾先祖忠謹之風此予心竊痛者也大抵血
氣未定者不勝楚掠胡辭亂說之致不過誣服而特命以
誣告之律擬之者一則痛伊日事也一則懲臨事誣服者
也今觀爾疏予亦愴感爾兄之平日謹慎予已稔知可不
依施慰爾兄之靈安爾之心乎即令該府以誣服論之

鳳輝極邊安置

二十日庭班既撤大臣引見入侍時亢旱 上将親禱社
稷壇承旨諭以躬臨左右相惶恐詣闕待罪 上命引見

鳳輝極邊安置事 下教慶

親臨王府

二十一日先是李森就拿與廷玉面質後鞫廳請更推矣
時有旱灾 上親禱社稷壇還宮時御坐於禁府命出森
親問數條教曰此名將也因一虛說之沈廷玉而囚繫蒲
獄予亦如漢明帝之夜起彷徨也命森還發配所又 教
曰雖以臺啓未即發配仍置南間則渠必憂鬱生病命解
枷杻於前而移囚西間廷玉島配廷紳天臨邊配慶裕還
配沈壽觀等放送大臣三司爭之 不允森等以臺啓因
囚

李倚天疏

八月四日司諫李倚天疏殿下於元惡之凶森始以交通
妖儉為罪案反稱名武施以減死之律如此義理未之前
聞締結陰謀森為囚主鈔銀為證專出於森以鈔銀移送
鞫廳在於壬寅四月初七日鞫廳銀貨添問目在於初十
日矣設令白望真有埋置德寺之事既不直告以指示則
捕將雖善譏詞何由知之直走而取來如取自家物况其
鈔樣之長短字標與虎龍所形容者大相不同銀貨之受
藏根脚亦非諸囚之所供而預先搜得自粧自發之跡明
若觀火且藥事以質米樣自作原辭瞞捧僇音之狀已露於

業奉之招其做作三手構成誣獄專出其手凶黨之擬以元勳蓋以此也向日疏釋非不盡矣勢孤跡微之類尚多闕漏或有當錄用而未錄用者或有當伸雪而未伸雪者或有當施典而未蒙恤典者此為召災之端更加商確舉行 荅曰特命出仕非激成過中之意嘉平日之據直矣疏末所陳今該曹稟處

削勳教文

十一日削偽勳告廟教文向年之事尚忍言哉奸凶堵立謀計潛毒巧成大獄草薙士類苟求其心所底極豈但止於是而已恭惟我 肅宗大王仁明剛大天命自度斯文

之事倫理之重兢 致意肆辛巳丙申兩處分至正且嚴達天地不悖而惟彼凶黨與此背戾蓄憾積怨思欲一逞先王初年儲位見虛深惟 宗社之重爰策眇末之身奸黨乘時肆其凶圖冒嫌之言為其張本疑感之說繼又危動半夜叩閣北門潛入其意至凶其計至密至於天無二日之語陰移天位之說尤極慘毒卒之逆鏡率六賊倡上凶疏作前茅於外效儉以鏡爪翼陰軫密機為蠱蠹於內表裡煽備禍迫頃刻幸賴 先王友悌篤至不得逞志凶逆之徒大生疑懼嗟嗟虎賊亟上寢書誣及予身語極凶慝指意所注路人皆知不先不後必於使介竣還之翌日

渠輩肝腑於此益露獄事終始庭鞫有命奸情之易透急
急求對移鞫本府操縱伸縮惟意所欲又請勿問勿書置
予於黥黥之中復劾三手之說一則劔一則藥一則乘喪
矯旨也劔則以折箠之常刀謂之匕首藥則買之者姓者
違舛用之者日月錯盤矯旨云者出森忠兵作大閔挨而
代授者又擬出外其言自歸破綻官城扈衛作一肯綮而
同議之大臣出壘有月則搆虛捏合之狀於此益彰輒稱
三手牽無看落其補承款者又多強押於死後豈有如許
虛罔之獄事乎嗚呼四大臣以先朝舊德不顧一身之
死生惟務殉國盡忠臨危定策丹忠炳然可與仗節死義

者此論至於枉罹慘酷秉志不變者亦皆貞亮之臣而備
加淫刑次茅殄戮天下寧有是耶補以討逆只錄虎賊於
勲籍強要千乘之尊乃與賊隸同軟盟盤之血侮弄君
父矯誣上穹至於逆鏡所換文字鍾巫蹀血等語窮凶
極惡胡至於此盡殺輔護諸臣仍作上侵之階決售其原
初陰計而乃若門生國老之喻旨意悖慢尤非臣子所敢
道者嗚呼忠賢駢命國脉斷盡剪焉有傾覆之勢予亦在
朝夕危凜之境而若微我祖宗默佑於上先大王至
仁盛德有以全安而扶翼之予安得有今日原始而論一
種奸凶之輩俱以肅廟大正斯文後棄斥之人必欲勦

絕 肅廟子孫使杜稷顛危以雪宿怨罪惡貫盈前史未
見嗚呼肆追 先王遺意既命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頤命
趙恭采李健命之寃復其官爵賜以美謚李晚成洪啓迪
金雲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慤白時者李尚
馥金時恭等還其職牒超贈爵秩逆賊一鏡虎龍等依法
正刑李師尚從末勘叅酌處絞扶社功臣汰其錄券其餘
凶賊或竄黜或囚鞫誅討之典雖姑稽於今日逆順之辨
庶可慰於神人大提學李宜顯製進 上嘉其詳說命給
馬一邊人多不叅賀大諫臣朴致遠陳進士李器之忠
臣請罪之 命勿問進士李勉之士人李述之慘禍及至孝狀 上惻然特命

并贈持平

趙觀彬疏

討復大義論南尹崔

十五日大憲趙觀彬以討復大義不明退歸春川庄舍聞
錄囚之舉上疏極言之曰 太廟配食典禮至重 肅廟
同德之臣不為不多而敢以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之輩
悖名義得罪 聖考者肆然陞配伏想 聖考在天之靈
其必不豫於陟降之際矣 荅曰向日筵教卿亦聞知何
多言之有配享三相事未知得當

府啓

九月十九日掌令李齊恒啓李匡輔進鏡心腹賊儒瓜牙

我害善類甘心使噉向為敬差官道聞 大喪之報及到
南州與都事朴師悌使酒爭妓宣淫逗遛醜行狼藉當此
過密之時淫佚放肆豈忍若是臺論師悌渠獨見漏罪黜
之典偃然在京閃忽出入踪跡詭密請遠竄依啓德陽
二十日府啓前叅奉金堯鏡卽進鏡之親弟凶悍狡猾無
異進鏡往在壬寅補以齋任突入太學驅逐齋任網打士
類凶言悖說發通八道稍異其黨目之以進使諸校院墨
削刀割咆哮列邑毀家黜鄉八道搔擾如逢亂離奸凶釀
禍豈有如堯鏡晏然偃息大乖刑典請島配依啓大靜
十一月一日命鞫虎龍兄時龍黑山島二配

右議政李觀命陳疏歸鄉 上遣承旨敦諭而不入

四日命四大臣聯劄後伏閣三司首發人遠竄尹大鎮安咸

金重熙禮求梁廷虎南原李真淳甫川具命奎定州隨叅人削黜承李

源尹游李廣道金尚奎李景說
鄭錫三成德潤趙鎮禧俞彥通

鳳輝荐棘

七日領敦寧魚有龜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請對時以鳳輝
懲討事相繼陳達有龜曰臣有區區痛恨向來群小濁亂
貽累 先大王聖德者多矣怵候靜攝中難於酬酢氣火
升降時厭其煩鬧群凶揣得其如此凡有所欲必迫脅而
成其所為向來我殺慘毒之禍皆由於此而累名獨歸於

上大臣袖劄泛以欺蔽為言而非欺蔽也乃迫脅也非獨
鳳輝一人凡係迫脅先王者則必嚴加懲討以明先
王之盛德上曰大臣國舅三司縷陳達不加其罪無
慰群下之情鳳輝荐棘時咸原服
閣後入時

趙德隣

匪心黃屋無意求位

二十一日前司諫趙德隣托以陳戒列十條投疏略曰

聖德克享上帝降監棗林嬰茅一雨泛灑金吾錄囚十
里滂沱又曰殿下即柝之初未堪多難濫獄滋豐根株
連逮哀痛之旨追先王欽恤之心不問遠臣迫於群臣
間有勉從又曰在先朝亡命者反見除用為先王訟

言者猶遭竄逐或啓寵而納侮或貶尊而示輕又曰舜禹
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巍乎不可尚矣後世昏庸之主
不能克其私心而佞幸之臣有納交而要功者則遂以為
私人而施恩焉或反遭其陵脅難制終至亂亡殿下以
肅廟親子先王介冑匪心黃屋無意求位而先王初載
卽定大號付托得人眷愛彌隆及其倉卒之日掩泣登阼
遂專聽斷動由至公不賞私勞不介私怒推以至公斷以
大義庶幾有天下而不與而吾無間然矣黨錮之習日以
益甚水炭難容秦越分馳交傾互軋新進喜事者騁焉招
亡納叛愉夫恃類者半之官方由是而淆亂言議職此而

乖角 殿下既不得以一之則亦姑得而任之云。其十
正名實以達極曰凡盈天地間吹萬不齊而人從以名之
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名也君之仁臣之忠父之慈子之
孝兄之友弟之敬實也徒名而無其實則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是以據實而正名循名而
責實名實正而萬事循其理苟或不然名不副其實。不
當其名則不誠無物虛偽之習漸長欺詐之風日滋國不
可以為國人不可以為人矣善惡異其名而實亦異是非
異其實而名不同今欲正之曷若善。而惡。是。而非
。豈可使名與實乖實與名異趨和雷同混然無定一國

之事而昨非今是一人之身而朝倭夕賢莊周所謂既同
乎若矣惡能定之既異乎我矣惡能定之者非寓語也噫
百歲在前千歲在後其必有正名責實而居今之世據實
正名者其不在我 殿下乎

備忘記德隣之疏初欲賜批更為詳覽其所下語極其巧
密辛丑事伊日廷臣豈有私意今予處分亦豈有他意在
廷臣則為國在予則體先志矣匪心黃屋無意求位非今
日敢言而倉卒之日掩泣登阼尤亦駭怖向日鞫事因特
教而設一則逆虎事一則效儉事究其本則逆也乃敢曰
濫獄豈今日所可萌心哉德隣妄揣君意因事逞志不東

不西欲售疑亂之計誠可痛駭既曰進言施以削版之律
府啓請遠竄依啓鍾城大司諫李喬岳論其納交要君反遭
陵脅等說有同寢書愈益陰懷請島棘 不允 丁未放還
戊申屢出
逆招竄濟
州而死

院啓請鞫尹會

十一月十五日院啓請尹會嚴鞫 上曰疏語雖極凶慘
何忍提起而問之島置加棘海南禁府森昆陽廷王巨濟廷紳丹城
天任潼碧

韓啓震疏 論冤獄追奪尹宣舉父子事

二十四日持平韓啓震疏曰向日諸臣精忠至冤何可乎

哉一隊善類駢首就戮莫非為 殿下死而至於李健命
以使事之竣請被禍尤酷萬里啣命經年返國絕海荒島
身首分異受刑之日觀者如市放聲大慟如悲親戚因有
白氣亘霄黑霧蔽地之異卒之二子并命處彼共埋道傍
三塚累二行路掩涕其他死者之冤酷推此可知因請尹
宣舉父子追奪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為逆魁宜黜 不
允

十二月二十七日司書任徵夏疏訟從叔敬之冤 上命
竄發啓臺官鄭啓章恭川



